

自由

自由

Liberté

◎施善繼

二零一零·六·二十三·自由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出版的第十四號《龍族詩刊》上，刊登了曾珠喜女士翻譯二十世紀法國著名詩人保羅·艾呂雅抗擊德國法西斯的名篇《自由》(Liberté)一詩。一九七四年巴黎瑟瑟出版社(Seuil)重版了艾呂雅的個人詩集《自由》，由法國當代著名畫家費南·勒傑(Fernand Léger)設計封面和插圖。曾女士從這個版本譯出。

這首詩，刊佈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意義非凡，但卻似乎沒有博得讀者的注視，可見台灣詩的讀者確實少，也間接支持寫詩的人多於讀詩的人這樣不成文的說法，詩人的心裡不免嘀咕艾呂雅的《自由》，怎麼會與他有關？詩人可能理直氣壯的擺姿勢，「我不可以有我自己的自由嗎？」。回首那年頭，詩壇的諸大家個個身懷絕技，幾乎都在嬉玩「現代」的把戲，在反共戒嚴金馬盾牌密實的保衛下，空前絕後奇蹟般的享受了某種文藝虛無的「自由」。

我陸續讀到內地詩人翻譯的《自由》，集中在兩岸交流後台灣剛剛解嚴的頭幾年，它們依次：

1. 戴望舒譯的《自由》，收於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五月版的《戴望舒詩全編》。
2. 胡小躍譯的《自由》，收於瀋江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六月版的《世界名詩鑑賞辭典》。
3. 羅大岡譯的《自由》，收於重慶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八月版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14》。

明麗島台灣，經歷近百年的法西斯統治，解除戒嚴儘管已二十來年，但法西斯的氣體猶漂浮在人際山川之間遊移，尚待除魅。

曾譯艾呂雅《自由》，係台灣地區截止今夕的唯一。三十五年前在戒嚴底下若默默無聞，則解嚴了吾人應使《自由》朗朗乾坤。

自由 (Liberté)
詩/保羅·艾呂雅

譯/曾珠喜

在我的教科書
在我的課桌在樹幹
在沙上在雪上
我寫你的名字

在所有唸過的書頁
在所有空白的書頁
血書或灰燼
我寫你的名字

在閃爍的意象裡
在作戰的武器
在帝王的皇冠
我寫你的名字

在叢林在沙漠
在鳥巢在金雀花
在童年的回聲
我寫你的名字

在夜的美妙
在白晝的麵包
在訂婚的季節
我寫你的名字

在蔚藍的天空
在池塘發霉的太陽
在湖面跳躍的月亮
我寫你的名字

在鄉村在地平線
在鳥翼下
以及琥珀色風車
我寫你的名字

在每個黎明
在海上在船裡
在癡狂的山上
我寫你的名字

在雲海
在暴雨的汗珠
在乾燥厚層的雨中
我寫你的名字

在挑逗的姿勢
在多彩的鈴鐺
在肉體的實質
我寫你的名字

在快樂小徑
在寬闊大馬路
在遙遠的地方
我寫你的名字

在打開的燈上
在熄滅的燈上
在我一個又一個的房間
我寫你的名字

在切開的水果
鏡子和我的廚房
我的床上空的貝殼
我寫你的名字

在我那隻貪吃馮馴的狗
在他豎起的耳朵
在他笨拙的腳
我寫你的名字

在我的門板
在熟悉的事物
在聖火的炬臺
我寫你的名字

在所有的搖椅
在我朋友胸前
在每隻伸出的手裡
我寫你的名字

在受驚的玻璃窗
在沈默裡
專心一致的雙唇
我寫你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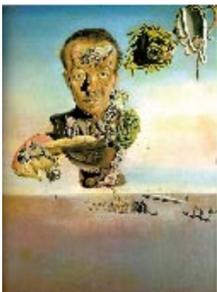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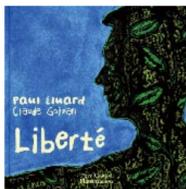
在被搗毀的藏身處
在我傾斜的燈塔
在我憂愁的牆壁
我寫你的名字

在無望的空洞
在破碎的孤獨
在死亡的腳步
我寫你的名字

在恢復的健康
在消失的災難
在沒有回憶的希望裡
我寫你的名字

因為一個詞的力量
我重啟我的新生
我生來為了認識你
為了呼喚你

自由



毒報

索取點

- 【中正區】特權街小劇場(特權街) 南海藝廊 河岸留言 茉莉二手書店公館店 茉莉二手書店台大店 誠品書店台大店 山外書店 生態綠咖啡 國家電影資料館 NGO會館 華山藝文特區 文建會圖書館 台北國際藝術村 小地方 腳踏車廚娘的店 東吳大學城區部遊藝廣場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校園書房

- 【中山區】伊通公園 IT PARK 畫廊 非常劇藝文空間 蘑菇Booday

- 【松山區】城市舞台 台北皇冠小劇場

- 【大同區】台北當代藝術館

- 【大安區】台北市立圖書館 黑潮咖啡館 問津堂書局 秋水堂書店 唐山書店 女巫店 女書店 書林出版社 政大書城新大店 北義咖啡館 牙買加倉庫 步調咖啡館 Comedy Club Mo' Relax Cafe' BASTILLE CAFE師大店 BASTILLE CAFE台大店 BASTILLE CAFE溫州店 大紅人開張文藝坊 中國文藝廳 巫雲 販讀書店 波黑美亞咖啡食堂

- 【萬華區】紅樓劇場 誠品書店西門店

- 【信義區】新舞台 誠品書店信義店

- 【文山區】世新大學傳播大廈 政治大學政大書城

- 【士林區】胡恩2手書店天母店 胡恩2手書店士林店

- 【北投區】乒乓工作室

- 【台北縣】有河Book 小小書房

- 【台中縣】東海書苑 東海和平咖啡館 敦煌書店東海店 秋水堂 20號倉庫

- 【高雄市】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誠品書店大遠路店 誠品書店大立店 誠品書店大統店

- 【花蓮市】黑潮基金會

七月號

發行所：夏潮聯合會
社長：陳福裕
總編輯：許育嘉
主編：李文吉
編：明景
美編：台北工寮



e-mail:chaiwanbenpost@gmail.com blog: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2010
NO. 16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5515號
雜誌



响午的塞納河

鄭毓敏
油畫2001

鄭毓敏的作品辣而不燥、甜而不膩，在技法上借鑒了俄羅斯現實主義和法國印象派，卻堅持「師法古人、師法自然」的文化傳統，在與西方藝術進行交流和碰撞中依然保持著民族文化的自信和尊嚴。

藝文通訊

臺灣差事劇團2010年度製作《江湖在哪裡？》北京首演

演出時間：
7月9日，晚上7:30
7月10日、7月11日，下午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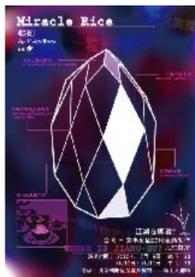
演出地點：
北京朝陽區金盞鄉皮村——新工人劇場(公車989、639、306到)
免費入場，需提前預約票

約票方式：
電話010-84332170，13810851024
郵箱：
779055435@qq.com

演出簡介

《江湖在哪裡？》延伸自臺灣中生代女作家吳音寧的同名作品。「差事劇團」以此書為背景，做為討論及身體表現的空間，共同激蕩。於是，原著中以臺灣農村歷史發展為軸線的敘述漸次轉化，挖掘出包裹於科技至上語彙中的眾生像。「江湖」是水的流域，涓涓溪流所劃出的田間生命力，是人與自然的親密關係，然則現代科技的流蕩，卻也沖刷著「江湖」原有的地景、攪動眾生於細流中的樣貌。

本劇由因乾旱而引發「失憶」病毒蔓生的「水鄉村」拉開序幕。此刻，稱作孟山都·米博士的人，在過世後，將轉基因的遺願留給他的夫人繼續完成。恰在推出既可抗大旱又可恢復記憶的基改「鑽石米」之際，發覺這是一項尚欠缺一種根本重要元素的基因改造稻米工程...



牛 奔奔的內容



東學西讀 2
兩岸學術自由開放論壇
陸生來台OPEN講



左眼看世界 4
誰是天安艦事件的獲益者
南北韓頻戰邊緣的背後



噪音工廠 8
吉他是槍，歌聲是子彈
維克多·哈拉



科技in touch 10
世界500大超級電腦
中國星雲躍升第二



用力深呼吸 12
如何看待中國



樂活動 14
農民扶犁雷劈手
竹南大埔
反暴力徵收紀實

建立陸生來台友善環境、擘劃兩岸高等教育藍圖

兩岸學術自由開放論壇

6月24日，以「建立陸生來台友善環境、擘劃兩岸高等教育藍圖」為主題的「兩岸學術自由開放論壇」在世新大學登場。由世新大學主辦，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中華民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協辦的這場活動，希望透過論壇公共空間的討論，形塑台灣市民社會自發與集體的共識及政策，藉以建議、督促政府在此項議題上能更優先與合理化的施政。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吳榮元



吳榮元(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開放交流是全球性的趨勢

此次活動以圓桌論壇的形式進行，分為校長論壇與陸生、台生論壇兩個部分。與會的貴賓包括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副校長熊杰、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吳榮元、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義守大學校長傅勝利、亞洲大學校長張紘炬、政治大學副校長林碧炤。會中備受矚目的焦點則莫過於現場20位台灣及大陸學生。與會的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吳榮元表示，「教育學術開放交流是全球性的趨勢，目前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的轉折，台灣在這樣的機遇中應該拋開本土主義，以台灣發展為優先」，鼓勵並強調青年學子交流的重要性，期待台生與陸生共同扮演好兩岸橋樑的角色。

傅勝利(義守大學校長)：「三限六不」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現
張紘炬(亞洲大學校長)：每年開放5萬人，各校都滿額

校長圓桌論壇上，來自台灣北、中、南三地的校長分別從「三限六不」政策、建立陸生來台友善環境兩個層面提出建言。義守大學校長認為，招收陸生來台是為了符合台灣教育環境的轉變，而當前以限制為手段的政策則是過渡時期產物，是對台灣整體環境競爭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現，所以他很有把握地說，「對台灣的教育競爭力有十足信心」。亞洲大學校長則以「三限六不的背後」為題，點出政策鬆綁的重要性，他認為開放陸生來台除了彰顯及提升台灣的教育優勢，亦能促進兩岸的互信及合作；他並建議「大學跟研究所都開放(招收陸生)，一年招收5萬人，各校都滿額」。

世新賴鼎銘校長對學生刊登在毒報的文章讚譽有加



賴鼎銘(世新大學校長)：陸生議題應該回歸學術與教育層面

開放陸生來台不只是政策的開放與否問題，同時也涉及台灣高等教育如何擺脫生員短缺的困境與培養適應全球化趨勢的優秀人才問題，更牽涉到台灣內部社會對於陸生的接納度，以及陸生在台的各項權益與生活適應問題。賴鼎銘校長開宗明義就表示：「讓陸生來台的議題回歸學術與教育層面，不要跟政治混為一談，而學術不該有所限制，太過採取保護主義反而顧此失彼」。

此次參加座談的兩岸學生包括有世新大學、中國傳媒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審計學院、延安大學、東北財經大學、山東大學威海分校、煙台大學、遼寧大學等校的學生。這些在台短期交換，並即將結束台灣學習返回大陸的學生，不但對「三限六不」政策提出了許多想法，同時更殷切地希望能有機會再來台灣求學。

何謂三限六不？

【三限】

- 「限校」：僅採認大陸優良高等學校學歷。(暫定規劃採認41所)
- 「限量」：總額限量，上限應為當年招生總額的百分之一，目前考量採0.5%，同時每校會設上限，不讓陸生集中在少數學校。
- 「限域」：限制領域，中西醫、醫檢、藥學等暫不考慮採認，涉及國安及高科技等領域也會限制。

【六不】

- 不涉及加分。(陸生來台是申請制，不涉及考試)
- 不影響本地學生招生名額。(陸生採外加名額)
- 不提供獎助學金給陸生。
- 不允許校外打工。(但陸生可在校內打工或當研究助理)
- 不可報考證照。(已與考選部達成共識，中華民國國民才可報考)
- 不可續留台灣就業。(要考公務員須具備國民身分)

OPEN講 兩岸的學生絮語

「兩岸學術自由開放論壇」有一個家喻戶曉的名稱—「OPEN講」，無非就是期待利用論壇的開放性讓學生們大聲向師長喊出「CUE我」。關於陸生來台的討論，不論從何種面向切入，大多環繞在專家學者、各校校長的意見以及朝野兩黨的爭論，這次論壇能由親身體驗兩岸校園交流的台灣及大陸學生現身說法，實屬可貴。

是特權？還是維權？

經過一年的時間和大陸同學相處，世新新聞系的劉又嘉同學觀察到，「彼此在文化交流上能得到很多開闊性的視野，而且大部分的學生對於陸生來台是帶著正向回應的」。劉同學在校內擔任協助陸生適應環境的「守護神助理」，在事務處理中體認到校園內多少還是存有小部分不認同的聲音，而這些聲音主要來自對陸生的誤解，就像西北大學的何欣所說，「陸生被定位在非常尷尬真空的位置，譬如外籍生有較多的自由、台灣學生有較多的權利，但是陸生卻沒有一個正式的制度可以依循。」

在這樣的困境下，陸生遇到學習、生活、身體等的問題只好找校內熟識的同學、師長求助，但同學、師長也尋不著正規渠道來解決，只能私下提供幫助，此種難處卻反被不理解箇中情況者解讀成陸生特權。即便學生們清楚這不是個人偏見，只是台灣社會還沒做好陸生來台的制度及心理準備，但就算是小部分的聲音也不應該被忽略，對此，劉同學建議「陸生來學習是正當的交流，希望校方可以出面說明，讓大眾理解陸生的處境，避免人云亦云的誤解被擴大渲染」。

「三限六不」的迷失

世新口傳系畢業的鄭同學雖然僅與兩、三位陸生熟識，但互動中對陸生的看法改觀不少。對於「三限六不」政策，她說自己的看法很跳，「以前也不希望開放(陸生來台)，總覺得會處不來也怕工作機會變少，但是相處久了，大家交上朋友，反而覺得「三限六不」太嚴苛」。事實上，「六不」裡存在著許多既有事實的規定，卻在泛政治化的提法中被放大，而

台灣社會便在此種威攝性的調性下，形成了兩岸之間出於錯誤想像的對立。

就陸生而言，大家都理解台灣政府及校方需要機制對來台陸生進行把關，但應該基於公平的原則，而不是一味地限制。遼寧大學的任卓針對「不提供獎助學金」這點提到，「我來這裡是為了鍛鍊、為了學習，我們不需要學校給太多的優待，但可以在公平的環境下讓台生和陸生一起競爭、一起為了共同目標努力，這種刺激對相互都是有幫助的」。同樣來自遼寧大學的陳奕璉則對「不允許校外打工」表達意見，「其實我們打工的含意並不一定是需要任何酬勞，我們只是需要了解及感受在台灣這個市場中的工作環境，以此去深入認識更多關於台灣的东西。」

另外，西北大學的杜鵑也對「不可續留台灣就業」反應道，「馬來西亞、印尼、香港的同學在台灣找到工作後會留下，如果台灣企業願意招收陸生，台灣政府是沒有道理阻止的，這是一個市場競爭的環境，不是政府決定市場的環境」。關於這些，其他同學也提到，「『

三限六不」如果真的入法，台灣在同是華人社會的體系中可能會失去競爭力，應該盡快從制度上、心理上，能夠給陸生一個明確公正的定位」。

愛讓我們不互相傷害

每個陸生來台目的不盡相同，有些人從小就嚮往台灣這個想像中的流星花園，想親眼見識、有些人拼了命地在一學期裡選修10門課，想把握在台的學習機會、有些人聽聞台灣的多元化與包容性，想拓展視野；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大家都將這番經歷視作大學生涯中最寶貴的一段。

來自延安大學的賀怡然同學感慨地說：「你們真的怕有很多台灣人喜歡上大陸嗎？大陸很喜歡台灣，我希望有更多台灣人喜歡大陸，我相信兩岸有了愛之後，彼此就不會互相傷害。」校園生活裡，兩岸同學彼此交換方言、交換歌曲，在生活中交流信息，不會有太多迷思和主觀的想像，這是最真實也是最時興的。



介達國小學生的演出

情濃天地 兩岸少數民族的風雨同舟

【本報綜合報導】5月27日下午，台灣南部豔陽高照，而比天氣更熱的是屏東泰武鄉。來自四川汶川地震災區的羌藏歌舞團一行，深入了台灣八八風災原住民部落，與當地排灣族民眾相互鼓勵，並進行歌舞交流。

這是大陸演出團首次進入台灣南部鄉村，更是兩岸少數民族首次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演出交流。演出團的羌藏歌舞團成員，全部來自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北川羌族自治縣地震災區。演出團團長、來自四川阿壩的陳剛說，此次前來，主要是感謝台灣各界對汶川災區的援助，並慰問台灣八八風災少數民族兄弟。

在屏東泰武鄉住平部落的集會所，排灣鄉親們早就等候在舞臺前，不少孩子和老人還穿上了節日的盛裝。一曲《情深意長》拉開了演出的序幕。舞臺上的歌舞，和台下500多人的掌聲、尖叫聲互相呼應，氣氛熱烈。當天的演出都是原汁原味的羌族和藏族歌舞。武潭國小孩子們的排灣傳統舞蹈，穿插在演出團的節目中，別具風格。

2009年八八風災中，屏東泰武鄉一帶遭受嚴重災害。當時中共中央台辦專門募集了2000萬元人民幣專款，用於捐助台灣少數民族受災家庭和同胞。這批善款委託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發放。

在演出現場，泰武村泰武中學的羅羚和她的3位同學說，當時他們每人都領到新台幣5000元。羅羚對這筆錢記憶猶新，「當時買了學習文具」。

「抗震救災小英雄」林浩和「芭蕾女孩」李月的到來，引起了一陣不小的轟動。兩年前汶川地震發生時，小學生林浩自己雖然受傷，還是勇敢的進出教室危樓，搶救出兩名同學。自己身體受傷，卻又勇敢救助同學的事蹟，讓他頓時間成為全中國大陸的小英雄，被四川人形容最勇敢的小學班長。這次他到台灣訪問，用歌聲來感謝台灣民眾對汶川地震的救助。他說，希望八八風災災區的小朋友更加堅強。

另一位在川震中與死神搏鬥的李月，在震前兩年，她開始學跳芭蕾舞，周圍的老師同學們都說，她一定會成為優秀的芭蕾舞家。但在那場山崩地裂的災難中，讓夢想當一名舞蹈家的她，被困七十七個小時後，救援人員為保住李月生命，現場截去了她已壞死的左腿，使她劫後重生。然而對芭蕾舞的熱情和夢想，讓她在廢墟上堅持了七十七個小時；也正是對繼續跳芭蕾舞的渴望，讓李月積極治療康復，希望用另一種方式在世界舞台上實現夢想。100多天

後，北京殘奧會開幕式上，李月穿著一隻孤獨的紅舞鞋，與芭蕾王子呂萌和上百名聾啞演員深情完美地演繹《永不停跳的舞步》，向世界展示了她夢想的美麗。

這次來台訪問中，李月朗誦名為《感激在心》的文章，「患難中見證真情閃亮，不論在身邊，還是遠方，生命中經受多少震盪，您的愛，瀰漫在我的心房，我知道，愛心不圖報償，只為我分憂，免我自戕，擦乾眼淚要活得更美好，不辜負您對我的期望……。」同時，也帶來了她的新書《我心永舞—汶川廢墟上的芭蕾女孩自述》。

活動結束前，「我們都是一家人」熟悉的歌聲引來臺上台下的應和。台下的鄉長、村長、學校師生等都加入了合唱的隊伍，歌聲縈繞在這個原住民部落的山村中。排灣族部落的民眾也將他們自己製作的、被稱為當地三寶之一的「平安珠」送給遠道而來的同胞。隨贈的還有這樣一張小紙條：「謝謝你曾經對我們的幫助，讓我彼此祝願平安。」

羌藏歌舞團一共在台灣原住民部落演出3場，另外兩場包括南投仁愛鄉和台東金峰鄉。川震與台灣八八風災牽起了海峽兩岸的愛心交流，而此次四川羌藏歌舞團的到來，也為兩岸少數民族的交流寫下新篇章。



羌藏歌舞團在台東介達國小的演出



文／吳讚軒(中國文化大學)

溫馨的五月天，我參加了在台北華山藝術文化園區舉辦的「陝西民間藝術節」擔任接待工作，這次活動是陝台兩地一起合辦的大型文化展演活動。第一天開幕式的忙碌與接待媒體的混亂場景，如今還依依然浮現在我腦中。

室內室外都精彩

這次活動分為室內場及室外場：室內展場除了展出珍藏文物，還有陝西七大民間藝術：剪紙、刺繡、皮影、木版年畫、泥塑、社火臉譜、農民畫；並邀請陝西七位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現場示範教學，好看又好玩，驚艷許多觀眾。

室外則有，陝西頂尖藝術家演繹華陰「老腔」、受邀至北京奧運表演的「天地社火」、全國知名的陝北民歌、仿唐面具樂舞、陝西傳統舞蹈等等，吸引了數以百計的民眾，觀眾無分男女老幼，或坐或臥，不時報以熱烈掌聲。人們覺得新鮮，陶醉其中，叫好聲此起彼落。

梁允茹：我還會繼續演下去

活動過程的其中兩天，我和搭檔小凱帶領著一車四十位「人間國寶」到台灣各地旅遊。我除了充分的演繹了導遊的職務，在車上也分享了許多台灣特有的民俗及文化，陽明山、故宮、日月潭、鶯歌、桃園都有我們一群人的美好回憶；閒暇時間我還和許多大師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皮影大師梁允茹老師(專攻皮影、陝西木偶)，她說到：「這次表演期間我遇到很多49年撤退來台的老鄉，我很感動，他們的支持是我繼續演下去的動力，我們去過四十幾個國家表演了，台灣是我覺得最有人情味的地方，雖然沒能沒有時間好好遊覽，但這種文化台灣的氣息讓我流連忘返。」聽到老師的分享我非常感動，原來人是這樣被訓練出來的，老師為了自己的堅持演了四十年，為的只是發揚中華文化，問他是否要退休，她說：「我還會繼續演下去！」現在還有多少人為了理想而努力呢？

三大劇團：各個都大有來頭

這次參與演出的團隊有三個，陝西民間藝術劇院、陝西省歌舞團、寶雞市新聲劇團、華陰老腔，各個都大有來頭，也到過許多國家表演，其中陝西省歌舞團更讓我眼睛為之一亮，成員年紀都和我相仿，我們在出遊時認識了彼此，開啟了友誼的大門。寶雞市新聲劇團是最後離台的團體，也是和我相處最久的團體，精湛的表演是他們辛苦付出了幾十年所換來的，每個人都身懷絕技，畫上臉譜之後我還真的認不出誰是誰呢！「天地社火」則是畫上臉譜踩著高蹺的表演，利用晚上時間，我也與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充分交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老祖宗留下的都是瑰寶

另外其他的七大民間藝術大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獲聯合國頒贈中國工藝大師的李繼友老師，我很喜歡他，我從他的言談中學習到很多歷史，也獲得了很多知識，彷彿回到了過去，他常跟我說：「老一輩的事情不能影響到你們年輕一輩，不能因為意識形態而阻隔了兩岸中國人的互動，我小時後也背過國父遺囑，受過兩種教育，我很清楚事實到底是怎樣！」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影響一生，我受益良多，也結交了這永遠的「老」朋友。

每個人對理想的堅持和文化的發揚，是我學習到最珍貴的東西，以前認為微不足道的東西，背後的意義卻是那麼的深遠，老祖宗留下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永恆的瑰寶，一定要好好的傳承、發揚下去！

為期九天的藝術節活動，很開心能夠接待他們，也結交了許多一輩子的朋友，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友誼卻是那麼的深厚，不會忘記所有人的，期待下次再相會！

秦定五月天 陝西文化節紀實

誰是天安艦事件的獲益者？

南北韓瀕戰邊緣的背後

文/江英士

3月26日一艘南韓現役軍艦在南北韓存在爭議的黃海海域上沉沒，艦上搭載著104名官兵，只有58名獲救，其餘全部不幸喪生。

天安艦事情不僅發生得突然，經過更是離奇古怪。首先，當天美韓正在出事的海域外120公里處舉行聯合反潛演習，包含參與演習的美韓船艦與沉沒的天安艦在內，至今沒有偵測到任何敵人來襲的警告或證據；其次，韓國軍方主導的多國專家團，確實在現場撈到一批證物，特別是最後搜獲的所謂魚雷殘骸，雖然南韓直指攻擊者為北韓，但證據卻非常薄弱；最後，如果說天安艦是被北韓擊沉，那麼北韓的目的應該是藉由攻擊，警告美韓聯軍勿進入屬於北韓主張的海域，並突顯自身的軍事力量，因此必然會承認這項攻擊行動，但時至今日，北韓仍舊否認是其所為。

失效的「北風牌」

無論如何，這場撲朔迷離的天安艦沉沒事件，演變到今天，不僅成為南北韓各說各話的羅生門，更讓朝鮮半島的南北對峙加劇，武力衝突也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任何人都知道，南北韓如果全面開戰，雙方都得不到好處。因此，南韓的在野黨便強烈質疑天安艦事件係執政黨為了南韓的地方大選，自導自演的一場戲。

事實上，「北韓議題」長期在南韓的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南韓執政黨總會在選前製造南北韓緊張的氣氛以拉抬選情，當地稱為「北風牌」。這種出口轉內銷的政治操作，在台灣也有相似的情況。不過，事與願違，李明博為首的執政黨原以為可以藉天安艦事件在地方選舉中獲利，沒想到卻是換來敗選的大挫折。同時，「天安艦」事件的發生，也讓美國國會找到藉口，推遲原定後年(2012年)交還戰時指揮權給南韓的事宜。

日相「鳩山」的池魚之殃

過去一段時間，從韓國的盧武鉉到日本的鳩山由紀夫，韓日兩國似乎開始逐漸走向「後冷戰時代」，嘗試在政治上擺脫美國的主導，在軍事上獲得獨立自主的權利。美日普天間機場的爭執，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將位於琉球的美軍普天間基地遷移到別處是鳩山的大選政見，也獲得當地居民的擁護，但是由於美國不願意搬遷，導致美日為此爭執不下，造成鳩山政府在內外交迫的困境下，黯然下台。

而南北韓為天安艦沉沒可能引發的軍事衝突，不但讓美國藉機壓迫北韓接受美國駐軍的正當性和必要性，更是壓死鳩山內閣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美日普天間機場爭執，最後以鳩山辭職，美國全勝收場。鳩山由紀夫的辭職下台，雖然是目前亞洲戰略格局中，日本領導人企圖脫離美國必將導致的下場，但是「天安艦」事件的發生，顯然對日本「從回亞洲」的新道路無異是當頭棒喝。

美國的漁翁之利

南韓總統李明博在5月24日發表題為《對國民談話》的演說，公布了制裁和報復北韓的計劃。除了軍事報復，南韓政府還宣布對北韓實施七點

制裁措施。至此，南韓十年的「陽光政策」徹底被清除。南韓《朝鮮日報》因此評論：「照耀朝鮮半島十年的『陽光』已經消散，南北關係事實上已回到了制定《南北交流合作法》的1989年之前。」因此，有觀察家認為南北關係進入了「新的冷戰時代」。朝鮮半島的局勢緊張，不僅使半島和平統一的夢想破滅，也使十年經營的東北亞和平與穩定，包括「東北亞共同體」的構想似乎跟著瀕臨破滅。

當此之際，日本新首相菅直人和美國總統歐巴馬在熱線電話中重新確認普天間基地仍留在琉球，並由美日韓三國共同處理東北亞的安全事宜。換言之，「天安艦事件」雖然讓日韓政府灰頭土臉，但卻是美國維持駐軍，繼續在東北亞保持戰略優勢，以介入東北亞事務的最好機會。假若「新冷戰時代」的預言成真，那麼東北亞地緣政治的合作態勢，將會在美國的全面干涉主導下形成美日韓與中國大陸的對抗。如此，我們只能說，最大的受益者必將是身處在美洲的「美利堅合眾國」。

中日韓高峰會議的新契機

5月29日在濟州島舉行的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原本外界預期是一場由美國主導，日韓聯手，目標指向中國大陸的鴻門宴。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在「天安艦事件」發生後，不願意針對調查報告表態。事實上，《紐約時報》在5月27日便以《美國已經與其盟國站在同一陣線，渴望中國加入》為題，希望中國能夠與美日韓站在同一陣線，能夠在聯合國支持譴責北韓。

但是，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表明，維持南北韓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平衡是保證東北亞穩定的重要基石。而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六方會談之所以觸礁，正在於忽視了北韓以核武自保是針對美國可能藉各種機會入侵的疑慮。因此，在「天安艦事件」的問題上，中國大陸如何保持兩方的平衡，不讓東北亞和平穩定的態勢被美國藉機破壞，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

所幸，在此次中日韓領導人的會議中，代表中國大陸出席的溫家寶雖然沒有對「天安艦事件」提出具體的看法或承諾。但卻拋出了將用未來十年，尋求中日韓三國建設東亞共同體的可能性議案，將原本因沉船事件重新向美靠攏的日韓兩國，要求中國大陸同意制裁北韓的壓力削弱過半。

東北亞的穩定與發展，雖然在此次的「天安艦事件」中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但是，中國大陸試圖以「經濟統合」挑戰美國「軍事圍堵」的策略，是否能力挽狂瀾還有待時間的考驗。



沈相哲(又音申尚哲)因主張天安艦是觸礁沉沒，近日被韓國海軍以損害名譽罪起訴。右側為在野黨民主勞動黨國會議員李正姬因為對軍方沒有公布「天安」號沉沒時的全部影像資料提出質疑也被起訴。(圖片來源：中國評論新聞網)



5月29日，溫家寶在韓國濟州島出席第三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這是會議開始前，溫家寶和李明博、鳩山由紀夫握手合影。(新華社記者姚大偉攝)



5月19日在南韓平澤展示的「天安號」警戒艦殘骸。(圖片來源：中國評論新聞網)

菲律賓首部人權電影 Dukot

(譯：失蹤者)

台灣首映暨映後座談

電影簡介：
故事發生在菲律賓馬尼拉，兩位年輕的社運情侶Junix和Maricel，因參與追求進步價值的社會運動，遂在一個夜晚遭到軍方非法綁架，他們不斷遭到無情的刑求。菲律賓人權團體傾全力救援他們，雙方父母更在這場救援行動中覺醒，認知菲律賓的社會現實，但菲律賓政權艾若育集團卻不斷從中阻攔，甚至當街槍殺掌握線索的記者與公民。始終堅持自身清白的這對戀人，最終遭到軍方殺害。但他們並沒有平白犧牲，菲律賓公民社會因他們而更加壯大。



電影海报

片長 95分鐘
導演 Joel Lamangan
卡司 Allen Dizon和Iza Calzado
編劇 Bonifacio Ilagan
時間 2010年07月11日(日)
下午12:00~3:00 播映菲律賓人權電影「Dukot」
下午3:00~5:00 映後座談：
地點 台北之家光點電影院二樓 多功能藝文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8號2樓(捷運中山站旁)

映後座談

主持人 夏曉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長)

與談人 侯孝賢(國際電影導演)
Bonifacio P. Ilagan(菲律賓電影「Dukot」編劇)
藍博洲(小說家、夏潮聯合會前會長)
Allen T. Dizon(菲律賓電影「Dukot」主角)
陳瑞華(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台菲友好協會人權組)

合辦單位 台菲友好協會、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夏潮聯合會、兩岸薈報社、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東吳大學張佛泉人權研究中心/人權學程

補助單位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蘇州園林是官場失意者的退隱之地，代表之作即「拙政園」。



水鄉婚禮憶姑蘇，一場復古婚禮在蘇州水鄉舉行。



蘇州人講話軟綿綿，聽起來都像音樂。圖為蘇州當地的戲曲「評彈」。

月下天堂 蘇州人

文/林怡君

古云：「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人人耳熟能詳。蘇州、杭州似乎總是被人們連在一起，如今雖然在行政區劃上，將蘇杭兩城分隔在兩省，前者在江蘇後者在浙江，但仍然不妨礙將兩城相提並論。

根據研究，從唐代中葉起就開始將蘇杭兩地連在一起稱呼了，而且在那時期就有詩人將江南比擬做天堂。蘇杭之所以被讚為天堂，除了江南一帶的富庶外，還因為風光之麗才得此稱號。天堂之中必有美女，歷史上蘇杭美女也是出了名的，最有名的首推公元五世紀時的西施。蘇杭兩地也因為秀麗的風光，經常被比擬為女性。這對柔情的姊妹城市有什麼異同，還看下面分解。

蘇州人說話語調軟 遣詞用字含蓄有餘地

蘇州人最明顯的特徵，不在於外型，或是性格，而是其一口優雅的「吳儂軟語」。蘇州人只要一張嘴說話，很容易就能辨識出來。蘇州話溫軟動人，語調平和又不失抑揚，其悅耳的程度，連老外都折服。話說有一位美國作家到蘇州刺繡廠參觀，現場由刺繡名家朱鳳女士講解，不多久，這位美國作家竟然不要翻譯了。隨行的人很奇怪地問這位美國作家聽得懂嗎？美國作家回答說，他不是在聽解說，而是在聽音樂，說朱鳳女士的講話「like music」，像是美妙的樂章。

俗話說：「寧願和蘇州人吵架，不願聽寧波人說話」。寧波話和蘇州話雖然都同屬吳方言語系，但寧波話說起來太硬，也不好聽。不懂寧波話的外地人，要是聽寧波人講電話，經常會誤以為是吵架了。

而蘇州話還真不是吵架的利器，軟綿綿的蘇州話不適合扯著嗓子高喊，也展現不出唬人的聲勢。已故的蘇州幽默大師張幻爾曾說，北方人吵架要動手時，便高喊「給你兩個耳光！」蘇州人吵架要動手時，卻說「阿要撥儂兩記耳光啞啞？」實在是冇禮貌，動手之前還要先徵求對方意見「要不要給你兩個耳光？」兩個耳光大概也不太重，「啞啞」有嘗嘗味道的意思。

有人說，走過蘇州女孩的身旁，聽著她們說起來「嗲聲嗲氣」的蘇州話，覺得渾身的骨頭都要酥掉了一樣，蘇州似乎更應該是「蘇州」；而蘇州男子也不免被外界評為有那麼一點娘腔腔。

除了聲音軟綿綿外，蘇州人說話的遣詞用字也很「軟」。不像北方人一根腸子通到底有話直說的個性，蘇州人講話就像蘇州園林的小徑那樣委婉、曲折，不明說用暗示，不說死留餘地。比如說算帳，如果蘇州人覺得金額有誤，他們會婉轉地說「重新算一下吧！」，決不會用指責的態度說對方「你算錯了！」。

慢動作的生活節奏 蘇州人做事很纏綿

或許是歷史上蘇州的經濟發展一直都比較好的緣故，現今的蘇州人自識甚高。比方說，嫌四川人吃辣、山東人吃大蒜、北京人嘴貧、廣東人說話像香港人、東北人模樣太大……。在蘇州人眼裡，外地人都是問題。

這種「自戀」使得蘇州人看家守舍的多，好像背井離鄉、去遠方掘金，這些事從古到今都不應該是蘇州人幹的，他們更願意穩穩當當地在自己的小天堂裡安居樂業。「園林意識」和「小巷情結」已經烙印在蘇州人的性格基因中。蘇州園林和北方園林最大的差別在於，北方園林諸如北京的頤和園、承德的避暑山莊，呈現的是一種當權者的氣派，而蘇州園林則是官場失意者的退隱之地，代表之作即「拙政園」。這種「退隱文化」流傳下來，使得蘇州人在心態上具有一定的封閉性，容易滿足於已有的一方天地，缺少開拓與冒險的精神。人說「上海人什麼國都敢出」，僅相隔一小時車程的蘇州人卻是沒有太多這樣的心思。

在天堂裡的生活，節奏也必然是慢的，因為一切是那樣閒適。兩位老蘇州人在街上碰見了，經常會有這樣的對話：「你最近在做啥？」「嘛啥，瞎爬爬。」蘇州人把日常的勞作叫做「爬」，「瞎爬爬」是謙詞，指胡亂做點事情。修房屋叫「爬房子」，做家具、添陳設叫「爬家什」，侍弄盆景叫「爬盆景」。「爬」肯定是個慢動作，可是卻細緻、踏實。精巧的蘇繡和雕琢的園林，或許正是這種慢動作之下的產物。

不可以對蘇州人太兇 套交情不是一觸可及

然而，廣州的一個著名刊物竟把蘇州評為「最忙城市排行榜」亞軍，僅次於香港，排在深圳、廣州、上海之前。優雅的蘇州怎麼突然快起來了？應該說「一個蘇州，兩個

世界」，現今蘇州的城市規劃包括老城區和工業園區，正如這份雜誌對蘇州的評語：「步行速度——有人說蘇州好像架在了車輪子上，其實有工業蘇州與古典蘇州的區別，前者匆匆，後者優雅」。

總體說來，蘇州人可以用一個「小」字來概括。小家碧玉型的蘇州人，在小小的園林裡，小小聲地說話，小裡小氣地過著滋潤的生活。所以說，跟蘇州人打交道，你得對他先付出關懷與誠意，不要期待蘇州人會先為你付出什麼。

不過，和蘇州人套交情也不是一觸可及。比方說蘇州人買東西時很喜歡殺價，但蘇州人不會第一次就殺價，最後萬一沒談攏又不買，這樣老闆肯定很生氣。他們通常是去好幾回，先隨便聊其他事，幾回以後和老闆熟了，再說要買東西時價錢就好商量了。

跟蘇州人講話也千萬不可太兇或是太直。比如說同事之間有公務要溝通，雖說是對事不對人，但態度千萬要溫和，語氣千萬要含蓄，多用「大概」、「可能」這樣的字眼。要是太直接了，很有「可能」會觸犯蘇州人。蘇州人雖不至於當場和你對吵，但「可能」會在背後議論你，也「可能」暗記在心，哪天逮住機會，也「可能」把你的什麼事都抖出來，把舊帳一併算清。

跟蘇州人打交道，千萬抓準他們做事像說話一樣纏綿的特性，蘇州人決不是魄力型，不要期待他們會果斷的出手，要留心不要讓他們拖住你，而誤了大事。

人間天堂姐妹城市 杭州人剛柔並濟

小家碧玉型的蘇州人，在小小的園林裡，小小聲地說話，小裡小氣地過著滋潤的生活。生活在天堂另一端的杭州人，也是一派閒適、安寧的模樣。唐代詩人白居易曾發出「江南憶，最憶是杭州」的感嘆；而現在年輕人則輕呼「打拼在上海，休閒在杭州」。

然而，杭州人的性格作風中，多了一些大氣和一分剛烈，南北兼容剛柔並濟，就如同杭州雖然有美麗慵懶的西湖，但也有磅礴澎湃的錢塘潮。

想知道杭州人為什麼離不開西湖？杭州為什麼被稱為「愛情之都」？杭州和蘇州，兩地的美女有什麼不同？且看下期分解。

中國第一男配角

王學圻

文/丁曉潔

「沒有過炫耀的年齡，也沒有過自得和恣意的年齡，我這一輩子好像都在奮鬥，因為我什麼都沒拿到過——我們這代人，把榮譽看得比命重。」（王學圻）

王學圻有一張讓觀眾再熟悉不過的「配角臉」：他是《梅蘭芳》裡英雄遲暮的十三燕，是《麥田》裡不苟言笑的城主，是《建國大業》裡氣場十足的李宗仁。更早以前，他是《黃土地》裡的八路軍，是《陽光燦爛的日子》裡常年在外的父親，是《天地英雄》裡妖氣冲天的土匪頭子……其實，他還是《武林外傳》裡郭芙蓉她爹：六扇門的精神領袖郭巨俠。

王學圻出身空政話劇團，1993年就拿下了中國戲劇的最高榮譽梅花獎。他也曾當過導演，1996年以楊麗萍為拍攝對象的《太陽鳥》獲得了蒙特利爾電影展評委會大獎。然而，他最在乎的屬於演員榮譽的那座獎盃，卻直到63歲才捧到手：2009年，陳凱歌導演的《梅蘭芳》，讓他拿下了金雞獎和金馬獎「雙料」最佳男配角。

賀歲影片《十月圍城》裡，王學圻的名字第一次從雲集的大腕中突圍而出，排在了演員表的第一位。對於演了28年戲的他來說，這樣的成名來得有點晚。

小商小販也革命的一分子

《十月圍城》上映時，王學圻還在橫店拍攝吳宇森導演的新戲《劍雨江湖》，飾演大反派「轉輪王」，這一次他要挑戰大量的武打場面。對於曾經當過兵的王學圻來說，這並不算是難事，他笑稱自己「身手不凡」，更多心思花在琢磨這個反面角色的複雜人性：「不管怎麼說，這個人是為了追求正常人的生活而存在的，這是合理的，至於手段也好，做法也好，那都再另說了。」

「李玉堂方方面面都很精明，但對革命很幼稚，這件事情辦得很蠢。」對於在《十月圍城》中扮演的商人，王學圻也有一套「人性分析」。至於，革命到底是什麼？戲外的王學圻也在思考這個問題，李玉堂只是《十月圍城》中的一條線索，嚴格意義上來說，算不上什麼「革命者」，但是為了革命，他一擲千金，犧牲了朋友與親人，王學圻說：「我們的革命成功，不僅有我們知道的這些轟轟烈烈的烈士，還有一些小商小販，他們為革命僅僅做了那麼一點兒事，那也不能忘記他們，他們也是革命中的一分子。這一點我覺得很感動，他們可能不知道什麼叫革命，不知道這個行為能夠上升到一個怎樣的高度，他們只知道自己打的是壞人，保護的是好人，所以他們就那麼瀟灑地去世了，那麼大義凜然去了，那麼理直氣壯地去世了。」

《十月圍城》的結尾，李玉堂抱著死去的兒子失聲痛哭。王學圻有點遺憾：「原來設計的結局，還有一部分戲，是李玉堂坐在那裡寫烈士的陣亡書，這個人突然就老了，一看就是受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打擊。他在內地家破人亡的時候都沒有感覺到這樣的老態龍鍾，還能東山再起，可是這一次，他失去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寶貝。」

做配角就像荊軻刺秦王

2003年，何平導演的《天地英雄》，主演是趙薇和姜文，在當時並非轟動之作，卻是王學圻日後屢屢提起的一部作品。土匪頭子子安，梳著滿頭的小辮，還有一雙妖氣十足的藍色眼睛，這是王學圻第一次演反派，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心理障礙：「因為以前沒有演過這樣的人物，從造型到性格都是嶄新的，而且覺得是不能接受的。我演了一輩子正面人物，突然要演那麼一個不靠譜的人，別人會怎麼想啊？學校裡的同學會怎麼看待我的兒子？我家樓下存車的那個老太太會用什麼樣的眼光看我？」然而卻是這個「不體面」的角色，讓他完成了演藝生涯的轉型，給他帶來了「很多原來沒有的機遇」。

《梅蘭芳》公映之後，和王學圻在《天地英雄》中頗多對手戲的姜文特意給他發了短信：「哥，有型！演得好！」直至那時，王學圻對於十三燕這個角色還是心中沒底，直到最後，快要上新戲了，王學圻才一個人「偷偷摸摸」去了電影院，看完後的感受卻是一連串的疑問：「怎麼就完了呢？怎麼就沒有了？怎麼這個角色沒什麼東西啊！」

「十三燕」先後捧回了金雞獎和金馬獎的最佳男配角，王學圻開始被越來越多的人冠以「老戲骨」和「黃金配角」的稱謂，他把這比作荊軻刺秦王——「演員這個行當，就跟荊軻刺秦王似的，荊軻是一個人物，而秦始皇是多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秦始皇的偉大是他奮鬥了一輩子得來的，而荊軻呢？只此一舉動，兩人同樣名流千古。」

落下一個好的名聲不容易

「記得演《黃土地》的時候，演老頭那個老演員，是我們中途換掉的，我想他會後悔一輩子。因為他的藝術觀念過不來，當年陳凱歌對他說：『我們的審美是要穿上服裝去體驗生活。』他說：『不用，我們演員就是穿上就行。』後來讓他曬曬太陽，曬黑一點，他說：『不用，我們演員就是抹完底色就行。』後來才換了譚老師來演，譚老師特別奇怪，他是演歌劇的，演了一輩子大地主，用他的話是『我以前穿的全都是綾羅綢緞，沒想到演這個戲我穿得破破爛爛』，他在床頭上，把自己的臉弄得那麼黑，把自己的牙也弄得那麼黑……後來他死的時候，把《黃土地》的劇照當成了自己的遺像，他演了一輩子大地主，只演了這麼一個好角色。」

這段經歷讓王學圻明白，對於演員來說，體驗生活永遠是最重要的。25年前，剛大學畢業的陳凱歌對王學圻說：「咱們這幫人是什麼樣的人呢？真正讓你去享受，去住在高級賓館裡，頂多一禮拜，一禮拜以後你就煩了。」25年後，王學圻把這種狀態總結為「自找」——「自己跟自己找，還真是這樣的，就得到苦地方，罵著喊著說著，把這事兒幹了。這一輩子註定就是這樣的，在家待上一個禮拜你就煩了，一平穩你就煩了，因為習慣了。」

「這個行當幹了一輩子了，我不會糊塗的，我不會得了兩個獎就不知道自己吃幾碗飯了。」王學圻老來成名後卻更加小心翼翼，「既然落下一個好的名聲不容易，那我就會盡可能維護自己的這點成績，我不能把這個好的名字沒留幾天就讓大夥兒把我淡忘了，或者大夥兒就對我失望了，我還是盡可能想把它留得長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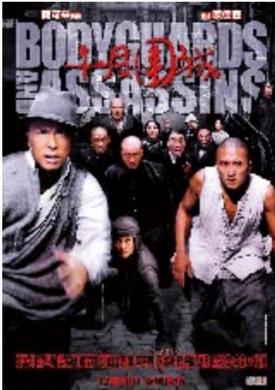
原文刊載於《新週刊》第314期



中國第一男配角：王學圻



《麥田》海報(網路照片)



《十月圍城》海報，王學圻左二(網路照片)



杜水秋，布農族，朋友們叫他老杜，族人叫他阿將。



老杜的水蜜桃，今年六月已採收完畢。



老杜與妻子愛珍正在採收水蜜桃。

< 大我雲端市集 >

荖濃縱谷的世外桃源：老杜的水蜜桃

文／黃志翔（大我文創 執行長）

老杜的農地位於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八八災後，勤和村的聯外道路雖已暫時搶通，卻仍有一段行經荖濃溪溪床的便道崎嶇難行，佈滿泥石。雨季到了，只要一場雨，隨時都可能交通中斷。老杜和部分族人仍守在勤和部落，不想搬到杉林鄉大愛村，他們還想在這兒繼續務農、打獵，不僅因為這兒是他們賴以為生的土地，還因為這是他們的家園。

老杜的田就座落於荖濃溪東岸的勤和台地，東倚玉山餘脈的斯拉巴庫山，隔著荖濃溪往西遠眺，對岸是他果晏山。這是個群山環繞的世外桃源。無論清晨、正午、夕陽，隨著光線的位移，都可看見南台灣最美麗的陽光與最翠綠的植物在這兒共鳴，這是一場視覺饗宴，大自然的協奏曲。

老杜採有機農法，種植的作物，算起來至少十幾樣：水蜜桃、梅樹、紅肉李、黃肉李、檳榔、茶葉、肉桂……除了這些，老杜還想養土雞。以水蜜桃而言，非但不施農藥化肥殺草劑，老杜和妻子愛珍（泰雅族）得自己除草施肥，主要的肥料是老杜從平地的蔗農那兒要來的甘蔗皮。

四月開始，先是採梅，接著採水蜜桃，問他水蜜桃甜不甜，老杜答：「甜不甜要你們說，不是我自己說！」但，答案其實已經寫在老杜的臉上，那是一種難以掩飾的驕傲笑容。其實，已有不少平地人跟他訂購，有位六龜的女性公務員，先是訂了兩盒，吃過之後，緊接著又訂了十七盒。水蜜桃到底甜不甜？答案，其實也寫在消費者訂購的數量上。

其實，老杜也夠謙虛。三年來，他從嫁接水蜜桃開始，不斷摸索改良的方法。該留下多少枝葉果實，才不致於吸掉果樹的養份、同時保有水蜜桃的香甜？該施加何種有機肥才能讓果實保有最鮮美自然的味道？……老杜笑著說，他還在摸索，但他敢保證，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大我文創>系列

《我不只是一個人》作品7號：勤和部落篇

文／黃新高（大我文創 製片/編導）

高雄縣桃源鄉勤和村，位於荖濃溪上游的斯拉巴庫山，南橫公路劃過勤和村與勤和台地。

搬離祖居地

八八風災第一至三天，村民集中在活動中心避難，直至聽聞堰塞湖即將潰堤，眾人扶老攜幼遷往勤和台地的曾家避難。曾家有三層樓，是台地上規模最大的民宅，屋後有塊以鐵皮搭起雨遮的近百坪空地，是農忙期水果裝箱的場所。曾家女主人曾顏秀雲回顧，風災第三天，全村村民近兩百人湧至曾家避難，老人家睡屋內，餘人以紙箱鋪地擠在空地的雨遮下，曾家炊食供應村民，前後共三天，爐火從沒間斷過。

杜水秋回顧說，災後第六天，村民相繼從勤和台地被直升機救下山，但因運送路線不同，家人一度失散，最後全都集中至陸軍官校營區。陸官安置期，村民們對風災餘悸猶存，且掛念著家鄉的災情，人心惶惶，但因族人們團聚在一起，給了彼此安慰與鼓勵，臉上也逐漸有了笑容。有幾回，他們晚上聚會時的說笑聲還驚動了營區的衛兵…

重建再出發

杜水秋是布農族老獵人，亦是布農傳統文化的推廣者，不僅創辦了「布農薪傳藝術團」，更將勤和居民的反荖濃溪行動與部落的小米收穫祭結合，藉以凝聚族人的向心力。在勤和村被判定為必須遷村重建之後，他反對遷村，主張原地重建，他說「就算要上天堂，也要從祖居地動和出發！」

杜家世居勤和五十多年，在勤和台地上有片三公頃的果園。他的兒子杜豪盛（安達列）是桃源國小四年級學生，活潑好動。陸軍官校安置期間，他最擔心的是留在山上的土狗小黑，兩個月後返家發現小黑不但活得好好的，還生了小狗，安達列開心極了！

去年10月，勤和人耐不住思鄉之情，陸續踏上返鄉之途，他們笑說自己終於退伍了。杜水秋和曾村長皆是第一波返鄉的村民，那時道路尚未完全搶通，車只能開到高中村，他們只好揹起行囊徒步而行，不到十公里的路程竟花了整整一天的時間。如今，他們如常務農、生活。這天，八名孩童跳上杜水秋的貨車一路從桃源國小回到勤和部落，沿途盡是斷橋、崩塌的山路、以及險峻的斷崖。

杜水秋一直有個念頭，就是仿效2005年的反荖濃溪越域引水行動，再次以部落的傳統祭儀來團結族人。他會落實 這個想法嗎？即便祭典辦成了，村民又能對遷村的問題協商出一個共識嗎？分裂的勤和人，在未來的日子裡，究竟會走上什麼樣的重建之路？未來的桃源，又將會是什麼樣的面貌？

四、五月以來，勤和人開始忙忙，先是採梅子，接著是水蜜桃、紅肉李、黃肉李……布農族傳承中的獵人精神與獵人文化，讓他們依然篤定的在自己的家園繼續求生存！

公車至今仍停駛，村民只好自行接送孩童上下課，他們採機動互助的方式，誰有空就去接回村裡所有的孩子。

遷村問題的爭議

勤和村人因遷村的問題分裂成三派：有些人想住進永久屋；有些人主張至六龜的囉囉埔一帶蓋中繼屋，杜水秋等人則認為沒遷村的必要，只需在勤和台地蓋避難屋即可。我們訪問了村長曾正勝和數位村民，曾村長跟杜水秋一樣決定留在勤和，他對於想遷至永久屋的人表示尊重，但對村人因遷村問題導致感情分裂感到憂心與難過。但事實上，勤和人過去一向很團結，曾村長憶起風災初期村民患難與共的表現時，更覺不勝唏噓。

杜水秋帶著我們進入台地深處的「舊勤和」，荒煙漫草間，石板堆疊而成的地基仍清晰可辨。杜水秋解釋，祖先並非不曾遷徙過，自從布農人取代南鄒族入主桃源一帶至今，大大小小的遷徙至少有四次，最後一次是民國六十年初南橫公路開通後，族人從「舊勤和」遷徙至現今的勤和村（南橫公路兩側），但歷來的遷徙，族人總是保有自己的獵場與傳統領域，那是布農文化傳承的基礎。杜水秋於八年前籌組了「布農薪傳藝術團」，讓族人的歌聲得以傳唱下去；2005年，族人在勤和部落年舉辦了小米收穫祭，那場祭典同時是勤和人抗議荖濃溪越域引水的誓師大會。

土石流的元兇

杜水秋說，勤和部落一向好山好水，從來沒有什麼土石流，近年來越域引水工程的不斷爆破，鬆動土質，或許正是肇致土石流發生的元凶。

大我文創網址：
 <我不只是一個人>部落格：
<http://www.dawogroup.net>
 <大我文創>臉書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pages/da-wo-wen-chuang/402759406744>

📌 新歌運動在智利的盛行並不是孤立現象，這是一場燒遍整個拉丁美洲的燎原大火。無數清純的音樂、真摯的歌曲，優秀的歌手、音樂家像是浴火鳳凰從苦難、貧窮的大地上飛騰，使這個血液裡流淌著音樂感的民族血質更濃、更烈。1967年、1972年分別在古巴召開了兩屆拉丁美洲音樂研討會，在會中拉美藝術家討論了文化殖民主義與依附、音樂與革命等重要議題，並聲援智利人民民主鬥爭、美國人民反侵略戰爭和波多黎各人民爭取獨立鬥爭。

生於佃農之家，看見母親的艱難

Victor Jara（維克多·哈拉）生於1932年9月28日，卒於1973年9月16日，出生在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市郊區的Lonquén農村中，父母親都是身份卑微的佃農。父親Manuel Jara沒接受教育，佃農的工作也實在沒有辦法維持一家人的開銷，所以他希望他的小孩最好能夠不要讀書、盡快工作、賺錢養家。因此，維克多六歲時就開始在農地裡工作。

因為沒法找到穩定的工作養活這一家子，

Manuel Jara開始酗酒、家暴，和維克多的母親 Amanda Martínez的關係變得同床異夢，後來在維克多以孩童身份出外找工作時就離家出走，母親Amanda開始獨力扶養一家人。Amanda是印第安和拉丁民族混血，帶有深厚的阿勞卡尼亞人（阿根廷西部和智利的印第安族）血源，個性堅毅不屈、吃苦耐勞，並且強烈堅持要孩子們一定接受教育。即使她本身不識字，她依然努力自學，彈吉他、鋼琴，在鎮上的婚禮或者喪禮上彈唱傳統歌曲，以微薄的收入養活維克多和他的弟妹們。因為懂得母親的艱辛，維克多在學校始終是表現優異的孩子。

後來，母親為了賺更多錢，帶著五個小孩搬到聖地牙哥，住在破屋子裡，靠著在市集擺攤賣小吃營生。不幸，頑強的母親依舊逃不過死神無情的召喚，過度勞累而猝死在小吃攤上。母親死的時候維克多才十五歲，此後，他得靠自己過活，剛開始他學當會計，後來他搬到神學院學當神父。然而，幾年後他對教會的幻想破滅，離開神學院，當兵當了幾年，他回到故鄉追求民間音樂和劇場的興趣。

導演戲劇，發展智利民族文化

1955年維克多考上智利大學戲劇學校，得到了演員班三年的學習機會。同班同學大都來自中上階層家庭，誰也不了解他的背景，只知道他很窮，窮到連公車票都買不起。為了演一隻熊，清晨步行到動物園觀察熊，後步行上課，然後課後再步行到動物園繼續觀察，他是學校裡最勤奮的學生。

三年的學習過程中，他經常到南方紐布萊省，紐布萊是他母親的故鄉，也是智利傳統的民歌故鄉，他與農村朋友一起收麥子、喝酒、聊天、唱歌，交了很多農村朋友，學會農民的語言，記錄了許多真摯、樸素的民歌。所以，維克多的一生始終帶有這樣強烈的色彩，他沒有背離過哺育自己長大的底層人民，生活中也沒離棄他們。

對於藝術，因為比別人更努力的付出，維克多很快成為戲劇學校的老師及導演，多次獲獎並受邀到英國訪問。傑出青年導演之路已經展開，照道理，維克多可以過得衣食無缺，



不過，他繼承了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的精神，選擇了一條更為艱難的道路，然而藝術的路本來就不平順容易，因為藝術的真諦埋藏在大地的深處。

維克多渴望在舞台上將智利的民族文化瑰寶展現給大家，每排演一齣戲前，他一定要到農村、山區去蒐集語言、動作、音樂、思維，同時，他從來沒有放棄對民歌演唱和作曲的熱愛。

結識新歌運動歌手，為人民發聲

維克多還往音樂界發展，成為新民謠歌手的中心人物，而這些新民謠歌手領導了智利的新歌運動(Nueva Canción Chilena)，並在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統治下蔚成一股音樂改革。

維克多受到智利、南美其他國家的民間傳說深深的薰陶，尤其受到新歌運動始祖Violeta Parra(比奧萊塔·帕拉)和Atahualpa Yupanqui(阿塔瓦爾帕·尤潘基)以及詩人Pablo Neruda(聶魯達)的影響最多。1950年代中旬，維克多開始汲取民間歌謠，並且以Cuncumen多人團體開始了歌唱生涯。50年代末，維克多經常參加比奧萊塔·帕拉舉辦的藝術家聚會，與帕拉進行長時間關於民歌的懇談，向帕拉學習音樂。帕拉還為維克多寫歌，她就像是他的導師，而他接受她的諄諄教誨，並且繼承了比奧萊塔·帕拉做為智利歌魂的精神。60年代時，他毅然地投入音樂工作並且獲得由比奧萊塔·帕拉的姪女Ángel Parra在聖地牙哥市主持的La Peña de Los Parra演唱機會。

因為歌手們的相助，維克多專心投入拉美民謠音樂的新歌運動。他在1966年出版第一張唱片，到了1970年離開劇場工作，投入了音樂生涯。他的歌曲結合了傳統民謠音樂和左翼政治行動主義，這個階段他的著名歌曲有《Plegaria a un Labrador(為工人祈禱)》和《Te Recuerdo Amanda(我記得您，Amanda)》。他支持人民團結陣線候選人Salvador Allende(阿連德)參選智利總統，參與了阿連德的競選活動、政治工作、並且舉辦免費的演唱會。

維克多·哈拉在1972年那一場談音樂與革命的會議上說：

「如果在音樂創作的背後沒有一個革命的人，那就不會有什麼革命歌曲。我所說的革命不是指知識份子的浪漫主義、標語口號或革命幼稚病。我指的是在我們人民的感情表述中，



那部分最高貴、最樸素、最深沈、最真摯的東西。」

維克多描寫的歌大多數都是社會底層的形象，他的歌有古代敘事民謠的風格，也像濃縮的短篇小說，用簡練、生動的詩句描寫景色、環境、人物動作、感情和思想，最重要的是，他的歌流露出對底層人民的感情，對他們真實生活狀況的貼切了解。維克多在故鄉拜訪過一位終生編皮鞭和套索的老鄰居，寫了《套索》歌曲：

雖然他的手那樣枯老/
編起皮件來卻很有力/
那雙又粗又柔的手/
就像他擺弄的動物的皮/
在他的手上和混濁的目光裡/
多少時間悄悄地流去/
但是沒有一個人對他說/
這把年紀了，你該休息/
他編的套索傳遍南北東西/
直到山區和海濱/
但是老人自己從來講不清/
村子以外的距離。

反抗帝國資本主義

維克多深深感受到窮國與富國的鴻溝。在一次受邀參訪英國的機會遇見一位女演員，女演員對他說：「You look so civilized. (你看起來挺文明)」維克多覺得可笑，難道拉美還只是食人族和熱帶雨林嗎？所以，維克多對資本主義對於文化的滲透有高度的警覺和體悟。他也深刻體會美國帝國主義懂得運用音樂的魔法，向年輕朋友進行如招魂般的法術，透過商業生產的管道，將抗議歌手定型成偶像，然後麻痺青年天生的反抗性，他接觸過嬉皮，通過自己的音樂向美國青年傳達拉美青年的鬥爭和感受。

六七十年代，身為導演和歌手的維克多訪問過許多國家，他與剛革命成功的古巴人民保持密切聯繫，仔細考察革命後的社會變化，與切·格瓦拉(Che Guevara)進行交談。在一封寫給他的英國妻子的信中，他表達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文明的疑議，他說資本國家以為藉助新聞可以「提綱挈領」、「不偏不倚」知道世



界，但這或許也是一種毒害，因為各種新聞使人目不暇給，一下是轟炸越南；一下是輪船失事，少數人生還；一下又是本週流行的膏膏和狗食新產品，人們沒有時間挑選，也沒有時間思考內容，人們四處尋求生存的意義；如果生活的「文明」是這樣，他寧願像現在這樣：放鬆、粗糙、自由，儘管智利有其他缺點，但是在智利，土地是土地，麵包是麵包，人們能夠找到自我。

通過和平道路創造社會主義路線

60年代末、70年代初，智利的政治局勢進入白熱化階段，維克多走進工廠、走向礦山，他勇敢與人民站在一起，成為他們的歌喉。

1969年3月9日，智利內政部長派鎮暴警察飛到南部蒙特港，強行驅散91戶流離失所佔地蓋房的農民，7位手無寸鐵的農民與一位嬰兒死於機關槍掃射下。於是也創作了《蒙特港之間》義正辭嚴直呼內政部長，得到無數人民轟隆的掌聲，這是他人生中莊嚴的時刻，永遠銘刻在他的心。

維克多後來應邀演唱，遇上了衝着他而來的騷動，發起人就是內政部長兒子，他從此知道他已經走上一條佈滿荊棘的險路。他感到「一個藝術家，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創造者，他就是一個和游擊隊員一樣危險的人，因為他的溝通和傳播能量是巨大的」，可是不退縮，因為他知道「如果歌手沉默，生活也將沉默，因為生活本身就是一首不朽的歌……歌手你不能沉默，因為寂靜使人膽怯，沒有勇氣驅惡鬥邪，歌手從來就不懂得屈服，他絕不會面對罪行沉默無言……」（如果歌手沉默）。

1969年智利體育場舉行第一屆新歌運動節，維克多受解放神學的影響，意識到原始基督教中的人道主義對拉美人民的意義，創作了《向農夫的祈禱詞》，深情的曲調、悠緩的節奏莊重地向勞動者發出祈禱：

站起來吧，望著那山岡/
從那裡傳來了風、流水和陽光/
你操縱著河流的方向/
你將自由的靈魂播撒向四方/
站起來吧，看著你的雙手/
要想壯大就握緊你兄弟的手/
讓我們團結起來在血流中向前走。

這次新歌音樂節，維克多得到第一名，成為風雲人物，但是敵對勢力也因此將之視為眼中釘。不過，音樂節確立了「智利新歌」的特

色：以智利人民喜聞樂見的音樂節奏為主要節奏，以印第安樂器和吉他等民間樂器為主要伴奏樂器。

1970年，大選將近，支持阿連德的人民和維克多集體創作《Venceremos》（我們必勝）一歌後，阿連德當選智利總統。1970年到1973年阿連德的「人民團結陣線」執政期間，人民恢復了崇高的地位，當一年一度的洪水氾濫期，聖地牙哥不再是窮人流離失所的城市，大學師生們紛紛走出救災。

維克多以積極忘我的姿態參加人民團結陣線，他寄予滿腔熱情，寫道：

「我真想變成十個人來做十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遇到千載難逢的機會，嘗試通過和平道路創立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不應該放棄這個機會，全世界都在期待我們。」

1972年，維克多導演一場文藝表演慶祝智利詩人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聶魯達是深受智利人民喜愛的詩人，他也是第一個公開呼籲人民接受西班牙內戰的教訓、警惕軍事政變的人。

隨著智利總統阿連德在遭到暗殺威脅時都得不到警方的保護，甚至還得自己拿著手槍保護家人，人們發現到通過民主道路走向社會主義的艱難，或將是一場悲壯的鬥爭。維克多也隱約察覺到反革命的陰影，因為在1967年，Che Guevara(切·格瓦拉)早已上演過革命者和追捕者的角逐，最後死於玻利維亞。

慘遭右翼軍政府毒手

1973年9月11日，聖地牙哥市一切看似平常其實波濤洶湧，阿連德總統按計畫參加科技大學的「反法西斯份子內戰恐怖主義」展覽，維克多也準備前往，於車上打開收音機聽到阿連德斷斷續續的告別演說：

「這肯定是我最後一次向你們講話的機會。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只能對勞動者們說，我不辭職，我將以我的生命來回報人民的忠誠。我要告訴你們，我堅信，我們在智利人民心中播下的種子值得成千上萬智利人自豪，它絕不會死滅。罪行和武力都無法阻止社會的進程。歷史是我們的，創造歷史的是人民。」

那天，智利政變，阿連德總統拒絕離開總統府，死於府內。維克多和其他老師們、學生們被軍方封鎖在校園中，寒冷夜裡，他們互相依偎，為祖國的未來憂心忡忡，維克多用歌唱來鼓舞士氣，激動人心的歌聲幫助大家度過寒冷和恐怖。

12日早晨，維克多以及好幾千人被捕，囚

吉他是槍，歌聲是子彈

勇於追求藝術的窮小孩

Víctor Jara

維克多·哈拉

文/吳珍季

世界500大超級電腦

中國星雲躍升第二

【本報綜合報導】中國大陸超級電腦的技術突飛猛進，根據在德國漢堡舉行的第35屆國際超級電腦會議(International Supercomputer Conference, ISC)5月31日公布超級電腦「全球500強」排行榜(Top 500 Supercomputers)，中國大陸「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的超級電腦「星雲」(Dawning Nebulae)超越歐日等國，躍居全球第二快超級電腦。而中國國防科技大學研製的「天河一號」亦排名第七，此次排行中大陸共有兩部超級電腦位居世界前十強，500強中佔有24席，凸顯中國積極致力科技，加緊努力成為超級電腦強國的實力與雄心。

「星雲」是中國大陸第一台效能超過千兆次浮點運算的超級電腦，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曙光資訊產業(北京)有限公司、國家超級計算華南中心聯合研發，天津濱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曙光天津產業基地」研製，將於今年底交付「國家超級計算機深圳中心」使用，設計目標是滿足未來雲端計算的應用需求，為華南、港澳乃至全國用戶提供計算服務和信息服務，包括科學計算、網路智慧搜尋、基因測序等行業和領域。

擁有超級電腦可以促進許多基礎科學的相關研究，是提升國家整體研究能力的關鍵。超級電腦多被科學家用於天體物理、氣象科學、國防與核能等研究，也常用飛機設計與石油探勘等商業用途。此外，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零售商也利用超級電腦追蹤產品供應鏈。

超級電腦排名的評鑑方式

國際超級電腦會議的超級電腦排行榜一年公布公佈，該榜以超級電腦系統Linpack測試值為基準進行排名。根據此次公佈的報告中指出，「星雲」在Linpack測試中的效能表現為每秒1.27千兆次浮點運算(petaflops)，略遜於美國能源部旗下位於田納西州的橡樹嶺國家實驗室(Oak Ridge Lab)所有之超級電腦「美洲豹」(Jaguar)的每秒1.75千兆次。但「星雲」每秒2.98千兆次的理論峰值則優於「美洲豹」的每秒2.3千兆次，有力成為全球最快。由美國廠商Cray所打造、採用AMD六核心處理器Istanbul的「美洲豹」每運算1秒，等於一部普通個人電腦運作10小時；它運算1小時，就等於普通電腦運作4年。這部電腦大

多用於模擬核武運算。

此次排行中美國仍是超級電腦的最強國，今年躋身500強的上榜者多達282部，多於去年11月的277部。中國大陸則在現時500強佔有24席，較前次排行多了3部。這次排行中歐洲有144部、日本有18部、印度則有5部超級電腦進入排行。

「龍蕊3B」中國自製的八核心處理器

目前「星雲」超級電腦採用Intel的X5650處理器，搭配Nvidia的Tesla C2050繪圖處理器做為加速器，由近6萬個通用處理器核及近5000個GGPU加速零件組成，其效能最高可執行每秒600萬兆次浮點運算，平均效能為每秒近3000兆次，實機測試效能達到每秒1000多兆次。但中國大陸目前也在自行研發生產晶片，據《紐約時報》指出，中國大陸正在積極研發超級電腦「曙光6000」給「國家超級計算華南中心」，預計可在今年底研發成功。「曙光6000」的部份處理器將採用中國自製的八核心處理器「龍蕊3B」，號稱運算速度有可能挑戰目前的「美洲豹」，多數超級電腦工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認為，這部新的超級電腦有可能一舉奪下全球最快電腦的王座。

台灣名落孫山之外

此次500大超級電腦的排名，台灣並沒有任何一部超級電腦位於榜單之中，也是亞洲四小龍中唯一未入榜的。台灣研製的超級電腦最後一次列榜是2009年6月，排行第342名。這部超級電腦首次入榜是2007年6月，當時還是全世界的第35名！到了2007年11月，當時台灣還有11台入榜，大陸則有10台。但至2008年11月，500強中台灣只剩下國家高速電腦中心和智冠電腦研發的2台超級電腦存活，在短短三年中，台灣的超級電腦就連前500名都排不上，而南韓的超級電腦「快子2代」(TachyonII)則向前逼近到第15名。這顯示在資訊領域中，沒有持續的投資跟發展，很快就會被其他人追趕過去。

此次全球500強排名第一為美國能源部旗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超級電腦「美洲豹」，這部電腦大多用於模擬核武運算。

超時空穿越成真

中國大陸量子態隱形傳輸獲突破

存放著機密檔的保險箱被放入一個特殊裝置之後，可以突然消失，並且同一瞬間出現在相距遙遠的另一個特定裝置中，被人方便地取出。

日前，由中國科大和清華大學組成的聯合小組在量子態隱形傳輸技術上取得的新突破，可能使這種以往只能出現在科幻電影中的「超時空穿越」神奇場景變為現實。據聯合小組研究成員彭志忠教授介紹，作為未來量子

通信網路的核心要素，量子態隱形傳輸是一種全新的通信方式，它傳輸的不再是經典資訊，而是量子態攜帶的量子資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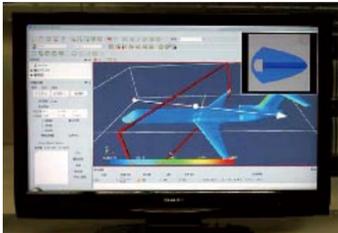
量子態隱形傳輸

在經典狀態下，一個個獨立的光子各自攜帶資訊，通過發送和接收裝置進行資訊傳遞。但是在量子狀態下，兩個糾纏的光子互為一組，互相關

聯，並且可以在一個地方神秘消失，不需要任何載體的攜帶，又在另一個地方瞬間神秘出現。量子態隱形傳輸利用的就是量子的這種特性，我們首先把一對攜帶著資訊的糾纏的光子進行拆分，將其中一個光子發送到特定位置，這時，兩地之間只需要知道其中一個光子的即時狀態，就能準確推測另外一個光子的狀態，從而實現類似「超時空穿越」的通信方式。



超級電腦的體積龐大，往往由上百個機櫃構成，圖為研究員調校天河一號硬體設備。



超級電腦常被用做飛行器輔助設計系統，圖為天河一號。



此次全球500強排名第一為美國能源部旗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超級電腦「美洲豹」，這部電腦大多用於模擬核武運算。

據介紹，量子態隱形傳輸一直是學術界和公眾的關注焦點。1997年，奧地利蔡林格小組在室內首次完成了量子態隱形傳輸的原理性實驗驗證。2004年，該小組利用多瑙河底的光纖通道，成功地將量子「超時空穿越」距離提高到600米。但由於光纖通道中的損耗和環境的干擾，量子態隱形傳輸的距離難以大幅度提高。

自由空間通道

2004年，中國科大潘建偉、彭志忠等研究人員開始探索在自由空間實現更遠距離的量子通信。在自由空間，環境對光子態的干擾效應極小，而光子一旦穿透大氣層進入外太空，其損耗更是接近於零，這使得自由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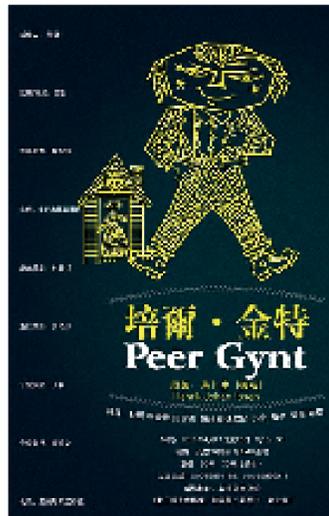
通道比光纖通道在遠距離傳輸方面更具優勢。據悉，該小組早在2005年就在合肥創造了13公里的自由空間雙向量子糾纏「拆分」、發送的世界紀錄，同時驗證了在外太空與地球之間分發糾纏光子的可行性。

2007年開始，中國科大——清華大學聯合研究小組在北京架設了長達16公里的自由空間量子通道，並取得了一系列關鍵技術突破，最終在2009年成功實現了世界上最遠距離的量子態隱形傳輸，證實了量子態隱形傳輸穿越大氣層的可行性，為未來基於衛星中繼的全球化量子通信網奠定了可靠基礎。

(資料來源：北京日報2010-06-05)



研修會在社區活動中心排練《培爾金特》



2010年對外售票的演出《培爾金特》海報



非職業戲劇研修會劇照

北京小劇場的二三事之三

文/陸序

在北京的沙塵暴中，尤其是戲劇的沙塵暴中，有一群介於25到35歲的年輕人，流動於一個名為「非職業戲劇研修會」的戲劇組織裡。他們因為喜歡戲劇而在一起做戲、看戲，在開發自身潛力的同時，也在嘗試著拓展戲劇演出和戲劇教育的各種可能性。

「非職業戲劇研修會」(以下簡稱「研修會」)是由旅美戲劇人邢劍君於2007年5月，在北京戲劇家協會大力支持下創辦的非盈利性民間戲劇組織。「研修會」沒有太多固定的成員，但是在幾年下來，主要以面向大眾的戲劇培訓的方式，吸引了許多年輕人的參與和關注，因而現在有多達三十多名的「業餘人士」，經常性的參與研究會的種種活動，構成了這個全部由志願者組成的戲劇團體。

有愛，給點陽光就燦爛

曾任教於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邢劍君，現為巴特勒大學戲劇系訪員，現為巴特勒大學戲劇系訪員，現為巴特勒大學戲劇系訪員。他認為，愛的一個基本含義就是彼此包容、彼此理解和彼此支持。戲劇不同於其他的藝術，一方面可以說很容易入門，另一方面要有高品質的活動和演出也非常難，因為它特別強調溝通、合作和理解。……戲劇活動是有助於培養參與者的合作精神和交流能力，尤其是對於當前獨生子女為主的青少年，引入戲劇藝術的教育和

教育性的戲劇是有重大意義的。」於是，戲劇研修會開放給熱愛或對戲劇感到好奇的民眾，以幾乎只需支付生活開支基本費的方式，讓學員與劇場人共渡令人難忘的戲劇——生活體驗。不少學員後來更自行成立了小劇團，或者自發的加入到推廣戲劇的行動裡。

有戲，才能讓更多人走進來

邢劍君在「絮語」中寫道，「研修會」應該「不必成為一個小團體，而是要作為一個開放平臺。研修會不是一個商業培訓演出組織，而是要搞非盈利的公益模式——這是它的定位和性質。」在現今的「研修會」中擔任會長角色的張好，如同許多成員一般，也在參加了研修營後深深地愛上戲劇，讓戲劇與生活交融在一起；但異於大多數被他笑稱是「想要過一把戲癮」的朋友們，張好還在「研修會」所舉辦的戲劇演出中擔任製作人，也為「研修會」策畫諸如走入社區、校園等各式各樣的戲劇推廣形式，至今已分別在北京、上海、北戴河、杭州、南京、武漢等地舉辦了多次的研修營，前後有著約莫三百人次的參與。

張好表示，目前「研修會」在劇場中的演出，多半以經典劇本為主，演員是經常參與「研修會」的成員(大部份曾是研修營中的學員)，導演則多是專業的劇場人或戲劇學院的資深教師。在所有人員都不拿任何報酬，且吃飯、交通費用等等均採取AA制(各出各的)情況下，大家對演出的要求和期待都非常的高。為了節省舞臺付生活開支基本費的方式，讓學員與劇場人共渡令人難忘的戲劇——生活體驗。不少學員後來更自行成立了小劇團，或者自發的加入到推廣戲劇的行動裡。

有愛，有戲，有我們

——非職業戲劇研修會

為了和民眾有更多的接觸，同時也把戲劇帶到非傳統意義上的劇場空間裡，「研修會」前不久開始了與前門社區合作的戲劇推廣活動，現在的排練場就是一個社區活動中心。在活動中，多半以經典劇本為主，演員是經常參與「研修會」的成員(大部份曾是研修營中的學員)，導演則多是專業的劇場人或戲劇學院的資深教師。在所有人員都不拿任何報酬，且吃飯、交通費用等等均採取AA制(各出各的)情況下，大家對演出的要求和期待都非常的高。為了節省舞臺付生活開支基本費的方式，讓學員與劇場人共渡令人難忘的戲劇——生活體驗。不少學員後來更自行成立了小劇團，或者自發的加入到推廣戲劇的行動裡。

有我們，參與才能看到希望

除了計劃將與社區的合作繼續延伸以外，「研修會」也帶著最簡單的道具到大學校園中進行免費的演出，同時開展著為肢體或視力殘疾的觀眾「讀劇」的表演，並把更長遠的目標放在走入監獄為服刑人員演出等等項目。「研修會」近年還在網路上成立

了一份以戲劇普及和推廣為主要目的的純民間「網路戲劇雜誌」《戲劇文摘》，編輯與戲劇活動/劇場理論相關的文章，並對劇場人進行的專訪，讓「研修會」的成員和網友，能透過這樣的管道持續對戲劇保有關注和參與感。

在《邢劍君：結緣戲劇三十年》中，邢劍君「覺得商業戲劇是必不可少的，可既然是商業戲劇，就有商品的屬性，應該遵循市場規律，起碼要保證品質。相當數量的粗糙作品，打著商業的旗號，造成了目前戲劇市場的混亂和無序。現在國內提倡戲劇的市場化道路，邢劍君覺得是個比較短視的做法。他認為當前應該大力提倡的恰恰是非商業性的戲劇。」北京話裡的「有戲」一詞，通常指的是「可行」、「有意思」，以及「有看頭」等意。現在，有著這麼一群又一群的人，努力地令舞台與公眾生活越來越「有戲」。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CHINA

如何看待中國

作者／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翻譯／路愛國
評論 第273號，2010年1月15日發表

要是有人向全世界提個問題：你如何看待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世界大國的美國，你能得到非常清晰的答案。人人都有個觀點——無論北方南方、富人窮人、男人女人、政治右翼政治左翼、年輕人老年人。觀點千差萬別，從極端贊揚到極端仇視的都有。但人們確實感到他們知道如何看待美國。

30年前，對中國的看法可能也一樣。但事過境遷。世上許多人，或許甚至是大多數人，都不再確定他們如何看待作為一個國家或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中國。事實上，這不僅是個不確定的問題，而且是尖銳辯論的問題。回顧一下中國之外的人討論中國通常就哪些問題展開辯論或許不無用處。主要問題有三個。

第一個，或許也是最有名的辯論是：把中國看作本質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本質上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當然仍然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繼續由共產黨執政。另一方面，中國卻似乎把其國內經濟運行的實際運作建立在市場原則上，其世界貿易肯定如此。

世界政治左翼和世界政治右翼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完全不統一。右翼有些人認為，市場運作只不過是一個門面，為的是讓政府能繼續追求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意識形態的歷史性目標。但也有很多政治右翼看到的是一個向完全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他們認為作為門面的是意識形態，而不是市場運作。

左翼的情況也一樣。有些人認為中國依然由同樣的社會主義目標引領，認為「市場」運作要麼是戰術退卻，要麼是門面。但左翼也有人或者對中國當前的政策冷嘲熱諷，或者公開表達幻滅之感。

觀點分歧的下一個問題是：中國仍然是南方的一部分，還是現在已經變成了北方的一部分。30年前，這裡是沒有疑問的。中國1955年參加了萬隆亞非會議。中國處處表明自己是南方地緣政治觀點和利益的鬥士。但今天，中國被

歸類為最強大的「新興」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媒體談論著G-2（美中國），它們事實上分享世界權力。與中國把美蘇說成其他各國應團結反對的「兩個超級大國」的1960年代後期相比，差別何其大啊。

因此，無論北方還是南方都有很多人在今天認為中國基本上是北方的一部分。但北方和南方也都有人繼續認為中國是南方的主要代言人。他們說，畢竟，中國很大一部分人口仍處於很低的經濟水平上。

最後，也許最具爭議的問題是：是繼續把中國看作一個帶頭的反帝大國，還是把中國看作其本身就是一個帝國主義大國。這個問題的辯論在北方不如南方多。很多人認為中國在打敗美帝國主義中繼續發揮關鍵作用，他們認為後者仍然是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力量。

另外，他們指出，中國繼續在亞非拉提供經濟援助而不施加美歐援助通常附帶的限制條件。他們說，中國人為南方國家提供急需的經濟槓桿，這是社會主義合作的典範。

但南方也有人把中國援助看做保障獲取關鍵原材料的方式，其做法並不必然符合這些國家的最佳需求。還有一些人對中國小商人湧入這些國家感到不安，認為他們的行為削弱了當地的小商人，是移民殖民主義的一種形式。

當前，辯論混沌不明，界線也不確定。但這種情況不可能持續太久。可能不出10年，肯定不出20年，人人都會再次知道如何看待中國。觀點（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都將再次變得堅定不移。

伊曼紐爾·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版權所有，AgenceGlobal 負責發行。每月兩次發表的這些評論，旨在從長時段而不是當前頭條新聞的角度，對當今世界變化做出反應。

我們熱情歡迎讀者提供以下資訊：
全台各地可供置放兩岸薈報的索取點
兩岸各校間的交流活動訊息
願意擔任兩岸薈報校園記者、聯絡人
寫出你對兩岸間各種議題的觀點
請洽：兩岸薈報編輯部
(02) 2735-9558
chaiwanbenpost@gmail.com



貴州農村兒童



中共歷代領導人



北京王府井慶祝國慶的市民

迎接新時代 ECFA 共享和平紅利，擴大社會福利

「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終於簽了。ECFA的簽署，既是基於台灣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近年來兩岸關係和緩改善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對維護與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此重要時刻，誠懇地邀請各界關心台灣前途與兩岸關係的朋友，共聚一堂，共同迎接ECFA新時代的來臨。

過去多年來，兩岸經貿合作的直接受益者多半限於產業資本和台商，廣大的農民、沒有技術優勢的中小企業並未取得好處，因資本外移而失業的勞工更成了間接受害者。但是，綜觀台灣當局目前所提出的配套方案和補救措施，只照顧到企業，而未顧及弱勢者的權益，而在野政客為重奪執政大權，刻意醜化ECFA，並將其作為群眾動員的負面題材，致使ECFA爭議不斷。

有鑑於此，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做出以下幾點呼籲與建議：

- 馬政府應立即積極規劃社會政策，將兩岸經貿合作所創造的和平紅利，轉化為民生福祉的社會資源，擴大辦理各項社會福利，其具體的內容應該包括：「國教免學費」、「健保不漲價」、「工農免賦稅」、「人人有工作」、「老人享安養」、「殘障得保障」。
 - 對於在兩岸經貿合作中直接獲利的產業，我們希望他們能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加強勞工福利，改善勞動條件，讓全社會皆能共享和平紅利。
 - 馬政府應在兩岸經貿合作邁入新紀元之際，抓緊兩岸合作和緩的歷史契機，增進兩岸政治互信，進一步推動兩岸政治和解的進程，早日簽訂兩岸和平協議，正式結束內戰歷史遺留的敵對狀態，為兩岸中國人創造長治久安的歷史新局。
- 活動時間：7月3日(周六)下午二點起
活動地點：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30號，福華國際文教會館二樓卓越堂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召集人：吳榮元 紀欣 敬邀



矗立的101，標舉出台灣人的心態：建立的不是最佳生活品質，而是世界最高樓；擁有的不是最高的快樂指數，而是世界最長的工作時間。(拍攝者：晨曦)

居無定所攝影展開幕暨《底層流動／流浪的視界》新書發表

日期：2010年7月10日
時間：上午11:00
地點：Urban Core城中藝術街區

上海的蝸居，北京的蟻族，香港的籠屋，東京的膠囊旅館不同的形態 都看見 貧無立錐的痛苦 以101為地標 豪宅聳立為美的台北 其下的台北人 卻過著寄居蟹般的生活 有時寓居在一坪大小，暗無天日的隔板屋 有時窩在一日百元的網咖 有時遊走在公園 街道 車站 碼頭 但求一夜棲身 為一坪二百萬矚目的人們 是時候 睜眼看看 勞苦終日 卻被打上懶人烙印的遊民 為城市的興建血淚勞動 卻 居無定所的台北寄居蟹

首展：日期：2010年7月10日~7月23日
地點：Urban Core城中藝術街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89之4號，捷運小南門站1號出口，步行約3分鐘)

巡迴展：日期：2010年8月7日~8月27日
時間：9:00~17:00(休館：8/9、8/16、8/23)
地點：台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會館(台北市長安西路15號，捷運中山站一號出口，中山市場隔壁)

【文化批判論壇】買不起，租不起——貧窮化社會下的居住權危機與文化行動反抗策略
日期：2010年7月17日
時間：下午2:00~5:00
地點：Urban Core Caf & Bookshelf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9-6號1樓)

主辦單位：台灣當代漂泊協會、遊民行動聯盟
贊助單位：台北市文化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協辦單位：中華電信工會、文化研究學會
聯絡人：卓小姐 0927-470314
電子信箱：homelessoftaiwan.hot@gmail.com
網址：http://homelessoftaiwan.pixnet.net/bl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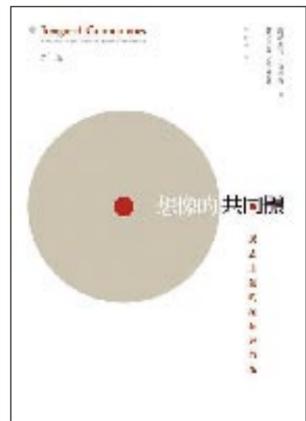


安德森近影

方遠觀點 文／張方遠

從入戲的觀眾到捲起袖管的導演

——評 Benedict Anderson 對台灣的「期待」



《想像的共同體》書影

在1983年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出版之後，這本書已經迅速成為民族主義研究的「名著」。中文譯本在1999年出版之後，台灣研究所的民族主義課程以這本書為教材，高中的人文資優班也把這本書列為指定讀本。知識界從上到下在討論民族主義時，都將這本書奉為主案，也將Anderson視為民族主義的大師。

Anderson本人曾數次來台訪問，今年時報公司出版了新版《想像的共同體》，配合新書宣傳，Anderson在5月來台演講數場。尤其是5月10日在台大的演講，許多聽眾無法擠進講廳而引發抱怨，最後主辦單位以道歉並公布演講全文收場。

「想像共同體」的想像

Anderson因為自身在東南亞國家的親身體驗，以及他的語言天分與博學多聞，其使用文化詮釋、人類學、歷史學、社會科學等的比較研究，使他的理論在民族主義研究界成為主流。愛爾蘭裔的Anderson在英國求學時，曾出手相救被英國學生所欺負的印度學生，自己卻也慘遭英國學生的暴行。因為這個經驗，使Anderson不同於一般馬克思主義學者對民族主義的負面態度，而對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流露同情之感。《

想像的共同體》中文譯者吳敏人因此稱Anderson是「入戲的觀眾」。台灣的獨立論者或分離主義支持者，無論其主張民族建構或是國家建構，Anderson的理論一直是他們的根據。世界各地不同的政治主張者，以《想像的共同體》作為理論根據，Anderson本人相當明白，他說「《想像的共同體》已經不再是我的書了。」Anderson或因此感到憤怒、不悅、不解，但他卻也明白地介入、干預了「台灣民族」的形成。Anderson在台灣幾次的演講，或在書中的說法(見新版中文譯本的附錄)，事實上也在鼓吹兩岸的分斷，將中國民族主義形塑為對台灣的霸權與壓制。

打造新民族的誘惑

Anderson為什麼要參與並鼓勵「台灣民族」的想像？因為書中的案例都已經過去，只有台灣分離主義者所打造的「台灣民族」似乎正在成形。這種「身歷其境」對Anderson有無比的誘惑，Anderson想透過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來印證其理論的「普世性」。

Anderson也害怕台灣民族主義無法啟動，乾脆從入戲的觀眾搖身一變成為導演。2000年在台灣的演講，Anderson用了爭議性的例子來「證明」中國人(按：指大陸學生)已經不把台灣人當成中國人。其次，Anderson把台灣歸類為他理論中的「海外移民型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他鼓勵台灣民眾不要擔心台灣民族主義會夭折，因為在他的經驗中，移民社會一旦啟動對母國的抗拒，將不可能走上回頭路。在某個意義上，Anderson「陪同」台灣人來抗拒中國民族主義。

西方人的東方主義

Anderson對自己的理論有無比的信心，認為他從美洲、歐洲的經驗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可以對亞洲國家民族主義形成的解釋一體適用。看來標榜要破除西方中心主義迷思的Anderson，還是不自覺地走上同樣的道路。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就能打破Anderson自認的理

論適用性。歐陸的歷史是民族的不斷分殊(配合主權國家的興起而形成民族國家)，但中國的歷史是民族的不斷融合。Anderson理論中民族對血統的想像也不能套用於中國，因為中國歷史強調文化與教化，血統的想像從來不是中國關心的對象。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因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割據與壓榨，但Anderson對此視而不見，只同情與鼓勵台灣民族主義，其背後當然存有目的與偏見。Anderson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對台灣的霸權宰制，因此主張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拒。但Anderson不見台灣對大陸的焦慮是內部政客的挑動，並非中國民族主義有實質的威脅。再者，Anderson把中國民族主義視為強調擴張的不正常發展(見今年5月演講)。但從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到1919年五四運動，再到1970年代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民族主義是中國人尋求內部團結的工具，絕非對外征服的武器。

「福爾摩沙」的醜陋

Anderson自己也坦言不熟悉台灣歷史，他卻把日據時代台灣人的反抗解釋為追求自我統治與民族運動。明白日據台灣史的人都知道，台灣人所追求的「自治」應是「自我治理」，而非「自我統治」。而日據時期的民族運動，套用葉榮鐘的話是「對祖國眷念的心情」(因此葉榮鐘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應解釋為「台灣的民族運動史」，而非「台灣民族的運動史」)。光復之後林獻堂在黃帝陵前以民族主義來說明台灣人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當然是中華民族主義，而不是台灣民族主義。

Anderson要台灣人打擊帝國，他影射的當然是中國大陸。但實際對台灣宰制的「帝國」是美國與日本，不是中國大陸。Anderson說「福爾摩沙」是美好的名字，但他不知道，葡萄牙人的這一聲感嘆，卻也是台灣捲入帝國主義爭霸的開始。

導演Anderson要把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與形成導成一齣「本土劇」，但我們不希望最後變成了一場「鬧劇」或「悲劇」!

作者／陳為廷（清華大學社會系學生）



搗毀良田，糟蹋五穀，難道不怕天譴（台灣農村陣線提供）



苗栗、新竹、彰化等各地農民齊聚台北聲援大埔農民，抗議政府粗暴殘忍的徵收作業。（攝影：苦勞網／王毅丰）



灣寶居民針對苗栗縣政府強制徵收，不惜一切手段的行為，表示抗議。（攝影：苦勞網／陳寧）

農民扶稻雷劈怪手

竹南大埔反暴力徵收記者會紀實

為了表達對大埔農民6月8日遭受無預警封路、6月9日凌晨怪手毀田等事件的抗議，竹南大埔自救會、後龍灣寶自救會、（新竹）二重埔自救會、（彰化）相思寮後援會與台灣農村陣線等團體6月20日齊聚於受損農田上舉辦「雷劈怪手——竹南大埔反暴力徵收記者會」，他們指控號稱「五星縣長」的劉政鴻根本是糟蹋五穀、隻手遮天、強搶民地、威脅農民、圖利財團的「五腥縣長」！來自全台灣的農民扶起被怪手碾過的結穗稻禾，象徵反暴力徵收的決心。現場有來自全台灣的農民及清大、交大、台大、政大青年學子，數百人到場聲援。

6月20日下午這場記者會，選在遭怪手惡意搗毀的稻田上舉行，怪手車痕、搗毀良田歷歷在目。自救會當場演出行動劇，焚香祝禱，拜請天公伯，顯靈降下天雷，懲治毀壞稻作的怪手。當場，四個同受土地徵收案所害的農民團體簽署「一方有難，四方來援」宣言，擴展弱勢連結，堅定的向主政者宣示：「面對粗殘暴政，農民絕不退縮，力拚到底！」的決心。

記者會中，大埔居民陳述徵收案始末，並指控劉政鴻縣長的五大罪狀：

第一罪狀：暴殄天物、糟蹋五穀

六月九日當天凌晨三點，二十幾輛怪手開至未繳交土地權狀的農人家，直接駛入稻田，搗毀即將收成的稻穀。七十幾歲的老農被十餘名員警團團圍住，眼睜睜看著心血毀於一旦，不禁痛哭失聲。農民痛罵：「劉政鴻一再標榜自己為『農業縣長』，卻如此糟蹋五穀！」民間相傳，殺人收成者，必遭天譴！

第二罪狀：欺上瞞下、隻手遮天

劉政鴻在都委會上以賠償地價「從優從寬」矇騙居民、審查委員，以此作為開發案通過條件。事實上，「從優從寬」根本只是信口開河，隨後公告的賠償價僅及市價四成，遠低於周邊徵收條件！但劉政鴻卻一再拿含混不清的徵收條件蒙騙居民繳交權狀，且縣政府草率辦理公聽會，規劃案展覽圖也僅張貼在鎮公所公欄一角，未曾告知、協商，多數居民規劃案通過了才知道自家要被徵收！

第三罪狀：強搶民地、佔地為王

《區域計畫法》明定，徵收土地必須要取得開發土地及建築物的權利證明文件。但大埔農民根本未繳交權狀，縣政府就逕自將土地所有權轉到「苗栗

縣政府」名下；苗栗縣政府官員強搶民地已經到了視法律如無物的地步，縣府官甚至在6月4日灣寶案的審查會上表示：「開發不需獲得地主同意」！劉政鴻罔顧法律程序、社會正義、強搶民地。這種佔地為王的粗暴姿態，令大埔農民不禁想問，難道是台灣有個獨立的「苗栗王國」，可以任其為所欲為？

第四罪狀：威脅農民、妨礙自由

2009年5月，面對居民抗爭，劉政鴻並未溝通協調，反而透過媒體放話，威脅農民兩週內必須繳交權狀，「否則就任何補償都拿不到，後悔都來不及！」接著就是6月9日的怪手毀田。縣府非但無視苗栗縣議會要求在協調未果前，不得動工的正式決議，還派了兩三百名警察於凌晨三點闖入大埔，圍住所有出入口，限制居民進出。居民身邊並且緊緊跟著五六名警察，情勢宛如戒嚴，民主制衡、人身自由蕩然無存。劉政鴻挾著縣長的權勢，採取威嚇、強迫的手段，此類行事邏輯幾與黑道無異！

第五罪狀：浮濫徵收、圖利財團

劉政鴻口口聲聲说要發展科學園區，為公眾利益，不得不徵收民地，並且登報將聲援大埔農民的立委抹黑為「反商立委」。但事實上，目前苗栗縣內的園區仍有多數閒置土地，光是竹科銅鑼圈區就有274公頃的土地尚未開發，其中真正動用的僅佔4公頃！再者，科管局早已表明不再主動徵收民地擴大竹南園區，除非縣府找到廠商進駐。而原先陳情要求擴增廠區的群創，在2009年合併了統寶光電後，廠房早已擴大，沒有擴增需求。苗栗縣府執意要徵收此地動機令人費解，徵收後土地將大量被重劃為住宅區，更引人轉賣土地、「炒作地皮」的聯想！

縣府如此橫行也讓在場的學者、青年看不下去。政大地政系主任徐世榮教授指出：「台灣的土地徵收過於浮濫，已經形成社會危機！」；清大社會系李丁讚教授到場聲援並指出「面對極端氣候、能源危機，應重新定位農村，一味的工業發展，會讓台灣的路愈走愈窄」，台灣農村陣線成員邱星歲更號召清大的學生義助大埔農民。記者會最後，四個自救會訂定「一方有難，四方來援救」盟約，並敲定6月23日北上抗議、至監察院陳情。大埔農民、各地自救會並在土地公見證下，進行「扶稻」儀式，民眾紛紛走入田內，扶起被怪手碾倒的結穗稻禾，他們要告訴劉政鴻、告訴社會大眾，農民必將堅持到底，堅持抗暴，堅持在這塊土地上深耕。

「一方有難，八方來援！」農民反粗殘徵收聯合宣言：

從二重埔到相思寮、從相思寮到灣寶、從灣寶到大埔，開發主義的幽靈，不斷迴盪在我們的上空！每當政府宣示要打拚經濟的時候，每當財團聲稱要擴大投資的時候，幽靈駕駛的怪手就會一台台開出，摧毀我們的土地，糟蹋我們的五穀，威脅我們的身家，破壞我們的家園。近年來，各地強徵農地的案例層出不窮，種種事實顯示，農民已經退無可退了。因此，我們今日聚集起來，就是要向社會宣告：我們將會團結抵抗，奮戰到底！

沒有米，怎麼果腹？沒有鄉村，怎麼有都市？台灣社會的根基在於農村；農村是我們的來處，也是我們的去處。我們的祖先筚路藍縷以啟山林，替台灣奠定富饒的基礎。台灣的農

村，一向是社會堅強的後盾，更是茁壯的土壤。

事實上，我們農民已經替台灣社會犧牲太多太多，只為換取進步或現代之名。日本政府強逼我們把甘蔗繳會社，國民政府強逼我們拿稻穀換肥料。政府說要「農業扶植工業，工業回饋農業」，卻從來只有落實一半。台灣的經濟發達了，物價全面上漲，唯獨米價不漲！台灣社會前進了，卻遺忘了它的來處！我們真的是用血淚在餵養社會；社會越富裕，農民越貧窮。為了開發，多少的血淚只能往肚子裡吞！為了所謂「進步」，多少個夜晚只能暗自哭泣！

1990年代台灣為求加入WTO，不斷壓抑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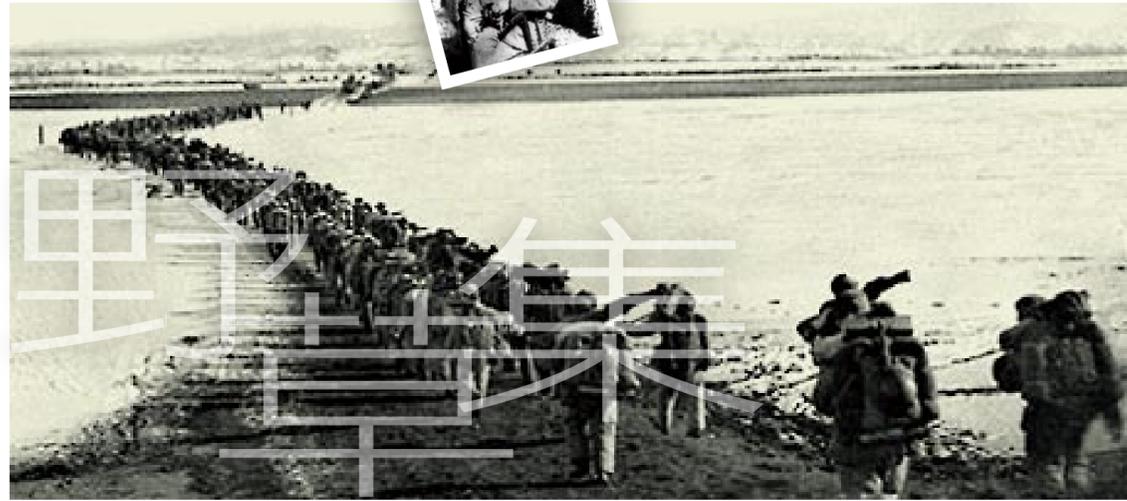
農地被迫休耕；2000年農發條例修正通過以後，農地種起別墅；2010年產創條例通過以後，農地餵飽財團。過去，政府剝削我們的勞動和作物；現在，政府和財團聯手奪去我們的農地和身家。在不公平的遊戲裡，農民甚至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權。發展的大旗閃閃發亮，明明灼灼，都是由農民的苦難所點綴。我們在此沈痛地呼籲政府，終止浮濫的土地徵收。土地作為最珍貴的資源，必須公平管制、合理使用，不可獨厚財團。

我們頭頂上的幽靈不斷盤旋，張牙舞爪，時時要吞噬我們。因此，我們覺悟到，除了團結，我們一無所有。我們必須團結，因為我們其實面對同樣的困境。我們必須團結，因為我

們要守住祖先的基業。我們必須團結，因為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家園。如果我們不團結，那麼，大埔的米粉將不再飄香；二重埔的泉水將不再流暢；灣寶的西瓜將不再甜香；相思寮的碗稜將不再彈牙；農民的生存將無所依憑。

「團結真有力！同胞需團結！」前輩的告誡猶言在耳。大埔、二重埔、灣寶自救會、相思寮後援會、台灣農村陣線及來自全台灣的農民，在此共同承諾：一方有難，八方來援！不分晝夜，不分你我！團結到底，直向公平正義！

大埔自救會、灣寶自救會、二重埔自救會、相思寮後援會、台灣農村陣線 共同宣言



中國人民自願軍橫渡鴨綠江

我怎樣寫《誰是最可愛的人》

文/魏巍

現在，我回過頭來看這篇稿子，使我更明確了這一點：在現實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對寫作的人是多麼重要！你感受得深了，寫出來，也就必然有那麼一股子勁，人家讀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淺，人家從你這兒受到的，也就淺；你根本還沒有感受呢，那就用不著說了…就拿在戰士中的採訪來說吧，你跟他們談得深，你對他們了解得深，他們的氣質、思想、感情，就會感染你，使你也沉入到他們的情緒中。也就是說，使你感受得深一些。

抓住本質的東西來寫

我怎樣來表現這一主題呢：首先，我希圖追求著最本質的東西。在朝鮮，我腦子裡經常想著一個問題：我們的戰士，為什麼那樣英勇呢？就硬是不怕死啊！那種高度的英雄主義氣概是從什麼地方來呢？為了找答案，我談了好多話，開了好多座談會。我細細跟他們談，讓他們把心裡的話談出來。跟我談過的，有指揮員、戰鬥英雄、一般的戰士、幹部、新參軍的學生和過去曾經是落後的人。我了解到，他們由於鍛鍊與認識的不同，雖然有些差異，但都有著共同的一點，即對於祖國的愛，對朝鮮人民深刻的同情，和在這個基礎上的做一個革命英雄的榮譽心。於是，我了解了這種偉大深厚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思想感情，就是我們戰士英勇無畏的最基本功力。我想，這不是最本質的東西嗎？這就是最本質的東西。我肯定了它。我一定要反映它。我毫不懷疑。一切其他枝節性的、片面性的、偶然性的東西，都不能改變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

寫出人物的思想感情

寫戰士怎樣寫才寫得生動？我感覺不僅應寫戰士的英雄行為，還要寫出戰士行為中的英雄的思想感情。譬如寫一個激烈的戰鬥場面和戰士的英勇行為，如果僅僅寫敵人炮火多麼厲害，敵人如



何兇猛地往衝，經過我們戰士的一陣手榴彈，把敵人打下去了，接着敵人又第二次衝鋒，我們的戰士又是第二次、第三次地把他們用手榴彈打下去等等，很可能使讀者感到我們的戰士不像一個活人，而煞像一個投手榴彈的機器。這就是只寫了戰士的一層皮，沒有寫出英雄的生命和靈魂。把活的人寫死了。把英雄的人寫成了紙人紙馬，再出奇驚人的事跡，也覺得不太感動人。可是，如果我們寫出了戰士的思想感情，那給人的感覺就會大大不同。他們會感到：原來做出這樣英勇行為的人，是跟自己一樣有血有肉的人。即使例子不太突出，仍然會感人的。比如負傷不下火線的事情，這在革命隊伍中，幾乎是最平常的了，但如果能把一個傷員負傷卻不下火線時的思想感情寫出來，是會感動人的。原因是：人民的思想感情總是相通的，你只要傳達了思想感情，就可以把相距千萬里、所處完全不同的人聯在一起。

簡單明白把話說透

這篇東西的經驗，又告訴我：一篇東西的目的性，要簡單明確。一篇短東西，能把一個意思說透，的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可是，動起筆來，又總愛面面俱到，想告訴人家這個，又想告訴人家那個。結果呢，問題提得不尖銳，不明確，更別說深入地解決問題。至於為什麼以通訊的形式出現呢？說到這裡，又牽連到過去自己的一個老毛病。我原是喜歡寫詩的，雖然在抗戰期間寫過些通訊，但對通訊總是不那麼看重。這次回來，又想先寫別的，但又老想：這樣偉大的鬥爭和偉大的戰士必須很快寫出來啊，如果慢慢在那兒細刻，最後又弄不成，怎麼對得起戰士呢？這樣，就著筆寫了這篇通訊。這篇東西的寫作經過及一點點淺薄的體會，就是這樣。



魏巍

魏巍簡介

魏巍(1920—2008)，詩人，著名報告文學作家。原名魏鴻杰，曾用筆名紅樹楊，河南鄭州人。1937年參加革命。後到延安，與田間等人一同提倡過街頭詩運動。曾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後赴晉察冀邊區，在部隊長期做宣傳工作。抗美援朝期間，曾到朝鮮前線深入生活，進行採訪。

魏巍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突出的最有影響的是報告文學。他曾兩次深入到抗美援朝的第一線，寫出了一篇又一篇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朝鮮解放紀念章〉，這篇作品，對中國大陸報告文學的創作發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在朝鮮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東西感動著，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縱奔流著。它使我想把一切東西，都告訴給我祖國的朋友們。但我最急於告訴你們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經歷，這就是，我越來越深刻地感覺到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

誰是我們最可愛的人呢？我們的部隊、我們的戰士，我感覺他們是最可愛的人。

也許有的人在心裏隱隱約約地說：你說的就是那些「兵」嗎？他們看來是很平凡，很簡單的哩。既看不出他們有什麼高明的知識，又看不出他們有豐盛細細的感情。可是，我要說，這是由於你跟我們的戰士接觸太少，因此，你沒有能夠瞭解到：他們的品質是那樣的純潔和高尚，他們的意志是那樣的堅韌和剛強，他們的氣質是那樣的淳樸和謙遜，他們的胸懷是那樣的美麗和寬廣！

誰都知道，朝鮮戰場是艱苦些。但他們是怎樣的呢？有一次，我見到一個戰士，在防空洞裏吃一口炒麵，就一口雲。我問他：「你不覺得苦嗎？」他把正送往嘴裏的一勺雪收回來，笑了笑，說：「怎麼能不覺得！咱們革命軍隊又不是個怪物！不過我們的光榮也就在這裏。」他把小勺兒乾乾淨淨，興奮地說：「拿吃雪來說吧。我在這裏吃雪，正是為了我祖國的人民不吃雪。我們可以坐在挺靚亮的屋子裏，泡上一壺茶，守住個小火爐子，想吃點什麼，就做點什麼。」他又指了指狹小潮濕的防空洞說：「你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悶悶的慌哩。眼看著外面好好的太陽，光光的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那裏蹲防空洞，祖國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們就可以在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們想騎車子也行，想走路也行，邊遛韃，邊說話也行。那是多麼幸福的呢！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裏，像總結似地說：「我在這裏流點血不算什麼，吃點苦又算什麼哩！」我又問：「你想不想祖國呀？」他笑起來：「誰不想哩，說不想那是假話。可是我不願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國的老百姓問：我們託付給你們的任務完成得怎麼樣啦？我怎麼答對呢？我說，朝鮮半邊紅，半邊黑，這算什麼話呢？」我接著問：「你們經歷了這麼多危險，吃了這麼多辛苦，你們對祖國，對朝鮮有什麼要求嗎？」他想了下，才回答我：「我們什麼也不要。可是說心裏話，我這話可不定恰當呀！我們是想要這麼大的一個東西，」他笑著，用手指比個銅子兒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說：「一塊〈朝鮮解放紀念章〉，我們願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們祖國去。」

朋友們，用不著繁瑣的舉例，你已經可以瞭解到我們的戰士，是怎樣的一種人。這種人是什麼一種品質，他們的靈魂是多麼的美麗和寬廣。他們是歷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戰士，第一流的人！他們是世界上最善良愛好和平人民的優秀之花！是我們值得驕傲的祖國之花！我們以我們的祖國有這樣的英雄而驕傲，我們以生在這個英雄的國度而自豪！ 錄自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報》